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张系国作品选



## 玩偶之家

作者：张系国

“儿子这么大，该给他添几件玩具了。前天隔壁的小朋友请他参加生日宴会，儿子回来就抱怨别人家玩具好多，他一样都没有。给他买样什么吧。”

“买什么呢？买条小狗？”“小狗太普通了。他的同学，一个家里有三头老虎，一个养了满池的鳄鱼，还有一家有两头小象。”“我们怎么养得起那些动物？每天饲料费就负担不起。还是买一条小狮子狗，既便宜，吃得又少。”“你不能只顾省钱。我们再穷。总不能让儿子有自卑感。”妈妈气愤的将早餐盘重重摔在餐桌上。“想不到你越来越吝啬。”爸爸喝了一口杯里的机油，拿起一根亮晶晶的钢条送进嘴里。“好吧，我想想办法。这钢条怎会这么难吃？”

“不会吧，我们一直吃这个牌子，你嫌味道不对？”“你尝尝看。”妈妈嚼了一根钢条，皱著眉说：“的确不好吃，真奇怪。”她找出装钢条的箱子。“明明是同一个牌子。上个月一箱十磅装的才两元五角，现在还涨了二角呢。”“让我看看。”爸爸念著箱上贴的成份去。“铁百分之四十五，铝百分之卅五，铅百分之十五，铜百分之二，镍百分之一，银百分之零点三……不对，从前钢条里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铁，现在只剩百分之四十五了！这哪里是钢条，简直是铝条，营养价值太低了。下次你买东西，一定要注意成份表，不要上当。”

“物价又涨了，我有什么办法？食品类涨得最凶。机油一罐现在卖到一角五分，小钢珠一打要二角钱；从前只要一角。你从来不进菜市场，哪里知道主妇的艰难。”“他们还说最近物价涨得少。”爸爸叹了口气。“这样涨法，以后怎么得了？儿子还要买玩具，唉。”妈妈坚决说：“宁可我们自己苦些，儿子的玩具一定要买。你希望我们的儿子被同学瞧不起？”“好吧，我想想办法。你看我买这种玩具好不好？”爸爸说出一种玩具的名字。妈妈听了，起先皱著眉，终于无可奈何说。

“你说得也对，我们只买得起这个。将就先买它吧。将来有钱，再给儿子买一样好的。”爸爸已经走出门，妈妈又追出去喊。

“要挑一件漂亮一点的。”爸爸挥挥手，抱著公事包走了。

“三只老虎，三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两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儿子和同学手拉手唱看歌，绕著三只老虎转圈子上。三只白额虎蹲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第一只老虎的耳朵扯掉了，第二只老虎的尾巴只剩下半截，都无精打采看著孩子们。孩子们唱了一通歌，带头的提议唱第三遍，大家便兴高采烈又唱道。

“三只老虎，三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两只没有尾巴，三只没有眼睛，真奇怪，真奇怪。”唱完了，大家都拥上去捉弄第三只老虎。老虎受惊直跳起来，却被一个孩子捉在右手里，左手就去挖老虎的眼睛。老虎张牙舞爪抵抗，但两只眼睛还是被孩子挖了出来，流了一地的血。另外两头老虎这时都逃到车库里去了。孩子们笑闹了一阵，才把第三只老虎放在地上。瞎老虎蹒跚试图跑开，却一头撞在树上。孩子们又是一阵大笑。

儿子玩到兴尽，才离开同学家，蹦蹦跳跳跑回自己家里。妈妈正在煮铜汁汤，拿调味瓶往汤里洒一点金粉，又白出一匙尝尝味道。儿子扑到妈妈

身上说。

“妈妈，今天我们玩得真高兴。Q 丫把老虎的眼睛都挖出来了，我们一起唱三只老虎，三只老虎，一直唱一直唱，好好玩。”

“Q 丫故意把玩具弄坏？你有没有参加？”儿子连忙摇头。妈妈说：“下次 Q 丫再破坏玩具，你要劝他，不应该这样做。知道吗？”“但都是他的玩具哪。Q 丫说他妈妈说他可以随便怎么玩。”

“我不管 Q 丫的妈妈怎么说。破坏玩具不是好习惯，好孩子不故意弄坏玩具，知道吗？”儿子点点头。停一会，他又缠到妈妈身旁。

“妈妈，给我买一样玩具，好不好哪？我一定不会弄坏。”

“这才是好孩子。”妈妈笑著说：“爸爸下班就会带一样玩具回来给你。”

“真的？”儿子睁大了眼睛“爸爸真好。什么玩具？狮子？老虎？鳄鱼？”

“你等会就知道了。可是你要答应我，不能随便破坏玩具。”

“妈妈，我一定不会弄坏。”

儿子跑到院子里，等待爸爸回来。三轮红日，有一轮已连渐沉入地平线，天色略暗了些。隔壁的邻居回来了，牵着一头狮子出来散步。儿子坐在地上，兴奋地想：我终于也有一样玩具了，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他拿起地上的小石头，一颗颗丢进门前的池塘里去。

一直到第二轮太阳也沉入地平线，爸爸才回来，手上提著一个小小的盒子。儿子吵著要立刻打开来看，妈妈却坚持要他先吃晚饭，才能看玩具。儿子吵闹了一阵，被妈妈打了两下屁股，才肯乖乖坐下来，晚餐是炸玻璃片，银丝卷和铜汁汤。爸爸吃得津津有味，他今晚情绪很好，对妈妈说：“厂里赶一批货，经理要我们从下周起，每天晚上都去加班。这个月平生增加一笔收入，真意想不到。”妈妈说：“难怪你今天就给儿子买了玩具回来。我还以为你向厂里借了钱呢。”“我从来不惜钱。没有十分把握，我们绝不能超出预算。”儿子看爸爸妈妈都很高兴，趁机说：“妈妈，我可不可以看看我的玩具？”“好吧。”妈妈说：“小心不要弄坏了。”儿子小心翼翼拆开盒子，里面有一只四脚的小动物，一见到亮光，它立刻缩到盒子的一角，呱呱叫著。

“页好玩。”儿子笑著碰一下玩具，玩具跳了起来。“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小猪？”“不是小猪，不过它和小猪一样，都是哺乳类，身上也没有毛。”爸爸说：“你上自然课一定学过的，想想看。”“我知道了，是灵灵。对不对，爸爸？”爸爸拍拍儿子的头。

“不错，是灵灵。这是一只母灵灵。它还很小，长大了会比现在大一倍。你要好好照顾它。”“我知道。爸爸，灵灵吃什么？我能不能喂它喝一点铜汁汤？”“不行，灵灵不是人，你喂它喝铜汁，它立刻会死掉。你也不能给它吃玻璃和钢条。我们人吃的东西，灵灵都不能吃。灵灵和小老虎、小象一样，要吃特制的饲料。”爸爸从公事包裹掏出一包饲料。

“你可以喂它吃这个。”儿子倒了一点饲料到盆子里，灵灵果然爬过来，捧起饲料一口一口吃著。儿子格格笑著说：“爸爸，妈妈，你们看，灵灵吃东西了。好好玩啊。”爸爸说：“灵灵很聪明，你待它好，它会听你的话，玩好些把戏。”

“明天我再买一个笼子回来。今天就暂时把它养在箱子里吧。”“我可不可以带灵灵一起睡觉？”“不行。”妈妈说：“灵灵会把你的床弄脏。你把盒子放在你的小桌子上好了。”儿子高兴的抱著盒子跑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他从盒子里掏出灵灵。灵灵缩在他的手掌里，两只眼睛骨碌碌望看他。儿子

对灵灵说：“不要怕，我不会弄坏你的。”儿子对灵灵吹了一口气，灵灵吱的叫了一声，从他的掌心跳出来，掉在地板上，儿子连忙把灵灵抬起来，仔细检查它的四足，幸亏它并没有受伤。这时妈妈进来了，对儿子说：“不要再跟灵灵玩，把它放回盒子里去。灵灵胆子很小，你这样作弄它，会把它吓死。好了，把盒子放好，上床睡觉。”“妈妈，我明天可不可以带灵灵去学校给我的同学看？”“你请小朋友回家来看你的灵灵好了。”妈妈慈祥的给儿子盖上被。“你还要记得一件事，灵灵最怕晒太阳。中午的时候，千万不能把灵灵放在院子里，它会被晒死。妈妈小时候家里也养过一只灵灵，一只好漂亮的灵灵。有一天我们给它洗完澡，就把笼子放在院子里晒乾不小心忘记拿进来。隔了一会去看，灵灵已经晒死了。

害得妈妈哭了好久。”“后来呢？”“后来妈妈就再不养灵灵了。好好睡吧。”“儿子很喜欢那只灵灵呢。这个玩具买对了。他无论到哪里去玩，都不忘记带灵灵去。

他还教灵灵讲话。那只灵灵变聪明，已经能跟儿子聊天了。”“灵灵本性都很聪明。只有变种的灵灵才不会说话。所以我买的时候特别挑了一只原种的，价钱虽然比较贵，会讲话的总比不会讲话的好玩得多。”“这只灵灵很乖巧，有一次我去菜场买菜，带了它去。它突然大叫：『掉了！掉了』我回头一看，果然是我的钱包掉在地上，真聪明，听说有人还养灵灵看家呢？”“养灵灵看家是靠不住的。它们太纤弱了。而且有的灵灵喜欢恶作剧，乘主人不在家，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这种动物只能当玩具。

“我们家的灵灵要不要配一下？有本书上说，灵灵十六岁就可以配了。”“为什么要配？你还想再养几只小灵灵？”“你真傻。小灵灵可以卖钱呢！况且灵灵一次只会生一两只小灵灵。卖不掉，自己养著玩也好。”“又不是名种的灵灵，卖不到好价钱的。不过你就拿去配好了。我知道 TX 家有一只公灵灵，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灵灵送去试试。这种动物很怪，不是说配就可以配得成。据说所有的动物里，只有灵灵和熊猫不能随便匹配。”“不论如何，拿去试试看吧。”儿子满怀忧虑的看著精致的笼子里关著的小灵灵。这只灵灵已经几天不肯吃东西，躺在笼子里，似乎连走动都没有力气。自从他们从 TX 家把灵灵接回来，它就变成这个模样，什么都不肯吃。爸爸说灵灵配过以后，情绪可能会反常一阵。但是它为什么一点东西都不吃呢？不吃东西，它不会死掉吗？灵灵死掉，他就没有玩具了。

儿子不禁难过起来。他凑在笼子前，轻声对灵灵说：灵灵，吃一点东西好不好？吃一点东西哪！

灵灵好像听到他的话，勉强把头抬起来，又无力的垂下头。儿子好不焦急，他相信灵灵一定生病了，便打开笼子，把灵灵轻轻拿出来，对它吹气。灵灵张开眼睛，看到是他，嘴巴喃喃动耆。儿子把灵灵放在耳朵旁边，勉强可以听到灵灵细微的声音。

“G 丫，把我放下来，让我死了吧。”儿子吃了一惊。灵灵居然唤他 G？了，它以前一直唤他小主人，它怎么知道他叫 G？了？“灵灵，你说什？”“把我放下来，G 丫。我不是你的玩具，让我死了吧。”“你不能死，吃一点东西好不好？”“我不吃，我宁可死掉。”“你不能死，你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难道我们对你不好？”儿子痛苦的喊著。灵灵平静的声音，传入他耳朵里。

“你对我很好，可是我不再是你的玩具了。不自由，毋宁死，你懂不懂？”

我是人，我不是你的玩具。”儿子惊讶的张大嘴巴，望著躺在他手掌中的灵灵。

“你说什么？”“G 丫，我是人，我不是你的玩具。”“你是人？你怎么会是人？你是灵灵，我才是人。爸爸是人，妈妈是人，我是人。你是灵灵，你不是人。”“不，我才是人。G 丫，你和你爸爸妈妈，你们都不是人，你们是机器人。你们是像我这样的人类造的机器人。”“胡说！儿子说：“我不是机器人。妈妈生了我，妈妈告诉我的。我是人，你是灵灵。”儿子手中的灵灵闭上眼睛，但它仍旧在说话，声音细微得几乎听不见。

“G 丫，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很久以前，世界上就有了人，他们白称是万物之灵。后来人造了像你这样的机器人来服侍人类，但人太狂妄自私，终于毁灭了自己的族类。他们遗留下来的机器人反而繁殖众多，继承了整个世界，这就是你们？我们人类却变成了你们的玩物，你明白吗？你不是人，我才是人。”“你乱讲。”儿子急得掉下眼泪。“我才是人，我是妈妈生的。我是妈妈的好孩子，你是灵灵，你是我的玩具，你不是人！你不是人等到他平静下来，儿子方才注意到，他手掌里的灵灵的头发软无力的垂下来，早已没有气息了。

五“儿子不小心把灵灵捏死了。他伤心得很，我好不容易才哄他上床。那只灵灵死前对儿子说，它才是人，我们都是机器人。儿子听了，难过得不得了，刚才还在问我，他究竟是什么。”“唔。”爸爸喝亮杯中的汽油擦擦嘴说：“果然不出我所料，那只灵灵并不笨。推销灵灵的广告上面说灵灵是最有教育价值的玩具，倒并没说错。”妈妈仍旧有些忧虑。“你觉得这种教育方式通常吧？我很担心儿子承受不了打击。”“这个你放心。这就是最新式的启发教育。儿子迟早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他的来历。让一只灵灵来教育他，让他知道进化究竟怎么走一回事，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适当不过了。”“不过明天你应该跟他好好谈谈。有些事情，你讲比较合适，儿子最崇拜的就是你。”“好的，明天我会对他解释一切。”爸爸伸值懒腰。“今天累死了，最近加班大多。钱虽然赚了不少，人却累坏了。”“明天我煮一锅锡块洋钉汤，给你补一补。”停了一会。妈妈又说：“说真的，有时我也有点疑惑，难道我们真如灵灵所说的，都是机器人？”你怎么也会相信这种话？”爸爸笑了，“我们当然是比灵灵更进化的人类，可是我们并不是机器人。机器人会思想吗？机器人有自由意志吗？我们当然不是机器人。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会死亡。

机器人会死亡吗？我们当然是人。”爸爸站起来，又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机器人，到我们厂里来参观吧。我们现在忙著设计的，才是真正的机器人。它可以替入服务，做好些事情，设计得巧妙极了，将来在市场上销路一定好。你等看看吧，这次机器人设计成功，我们都要加薪呢。”“那太好了，那时我们可以给儿子再买几件更好的玩具了。”晚上，爸爸从笼子里拿出灵灵的小尸体，在院子角落里挖了一个小洞，将肤色苍白的灵灵埋进去。庞大的机器人随即走回屋内，只剩下一轮夜晚的红日，兀自照耀著无名女孩微微隆起的坟地。

## 未来的孩子

## 张系国

李志舜拖著疲乏的步子，拘著沉重的公事包，走进公寓电梯。一百廿一层，他按下电钮。电梯仍静止不动。他不耐烦再按电钮；电梯猛烈加速，李志舜猝不及防，一颗心直住下沉。这混帐电梯永远不按常理行动，突快突慢，有心脏病的人一定受不了。但电梯速度倒是奇快，层数指示灯一边串亮过去，五十层、六十层、七十层……不到一分钟就到了一百廿层。这时电梯又表演了一手紧急刹车，李志舜一颗心几乎从嘴里跳出来。他定了定神，诅咒著走出电梯。走廊尽头他家的门大关著，李志舜不禁觉得奇怪。附近公寓区最近一边发生几樁劫杀案。李志舜再三嘱咐湘文，门户一定要小心。其实不需他关照，湘文本来就是极谨慎的女子，一切事情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边十年前结婚时结婚蛋糕上的装饰人像，虽然中间搬了多少次家，到现在她还保留著。今天的情形却有点异样，莫非是……

李志舜突然紧张起来，放下公事包，三步并做两步冲进家门。客厅里一切如常，家具甚了都没有搬动的迹象。他的目光四处搜索，不见湘文的踪影。李志舜正想放声大喊，却听到沙发上传来啜泣声。他这才看见湘文面孔朝下，横躺在长沙发上。李志舜轻悄悄的走过去，坐在湘文旁边，用手抚摸她的长发。“怎么了，太太？湘文没有回答，肩膀上下抽动著，哭得更伤心了。李志舜注意到沙发旁的地上有一张公文。他立刻猜到出了甚了事情，握紧拳头，紧咬住嘴唇，半晌才说：“岂有此理！他们不能够这样不边人情。十年了！我们等得还不够久吗？居然又……不行，我一定要抗议。这太不公平了。”

湘文翻身坐起来，面上的表情说不出是愤怒还是悲伤。

“志舜，你不能再坚持己见了。其实男孩或女孩又有甚了分别？现在是廿一世纪，你还抱著重男轻女的观念，未免太落伍。每次填申请表我们都填男孩，每次都抽不到，已经十年了。你肯等，我可不愿意再等下去。明年填申请表，我们填性别不拘好不好？”

“不行！我就不信邪。一边十年都抽不到，也真叫奇怪。一边十次抽不到的或然率不过是千分之一，一边十一次抽不到的或然率就是两千分之一……哪里会有这么倒楣的事”就是有这么倒楣湘文的语气变得冰冷。“我看你就是没有养儿子的命。算了罢，男孩女孩又有甚了分别？女孩子还比较孝顺父母。”“女孩子将来问题才多呢。男孩子才可以……不说了，这问题我们已经谈了十年，再吵也没有甚了意义。既然已经等了十年，现在绝不能功亏一篑！我明天就去人口计划局，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整晚湘文都和李志舜赌气，对他不理不睬。打从刚结婚起，湘文就说男孩女孩都可以。但那时他们刚结婚，一切都没有基础，所以并不急著要孩子。每次申请，李志舜填男孩，湘文也随他去，抽不到反而却松一口气。

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业，房子、车子都有，是该养孩子的时候了。偏偏天不从人愿，就是抽不到男孩。湘文从两年前就吵著要改申请表，李志舜却不肯屈服。现在每家只有一名配额，他知道只要他意志不坚，听从湘文的话，这辈子就真不会有儿子了。

“不行绝不能功亏一篑。”李志舜躺在床上想。“一千分之一的机会……哪里有这么倒楣的事？我一定要奋斗到底。”

第二天早上，李志舜果真请了假到人口计划局去。接见他的职员是位

五短身材。又肥又矮，但却和蔼可亲的方先生。方先生听了李志舜的抗议，仔细看完他的档案纪录，哈哈笑道：“李先生，不是我说你，你这个人也真是死心眼儿，这是甚了时代了？男孩女孩不都是一样吗？”我太太也这么讲，但是我绝不妥协。既然每家只许有一个小孩，如果不是男孩，我……我真是终主遗憾！“还是中国人的老毛病改不掉。”方先生摸著多肉的下巴。“假如每个人都像你这样，那么我们下一代岂不全是男儿了？现在政府规定的比例是每千名新生婴儿中，有五百卅八名是男性，四百六十二名是女性，来申请的就依照这比例抽签决定。如果不幸抽不到，又坚持一定要某一性别，只好等明年再抽签。你就是这种情形。”

“但是我已经等了十年，居然还抽不到！一边十次抽不到的或然率不过千分之一。明年，就该是两千分之一了……”

“你不能这样算。”方先生大笑了。“其实每次抽签都是独立的事件。所以，明年你抽不到男孩的机会仍是二分之一弱。我必须警告你，你可能永远抽不中男孩呢。”李志舜绝望了，靠在椅背上，说：“难道你们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吗？可怜我们已经等了十年了！明年再抽不到，我太太一定会跟我离婚……”“我很瞭解你的痛苦。”方先生的目光充满同情。

“不瞒你说，我哥哥也同样死心眼，一心望子成龙。我倒有个办法。为了控制人口，照规定目前每家只能有一个小孩。现在我国人口已经是三千五百万了。目前的政策，是为了一百年后能将人口总数降低到二千五百万人左右。到那时人口政策又会调整，每家也许又可有两名小孩，一男一女……”假如我晚生一百年该多好“是啊，不过即使在今天，照精确估计每家也可以有一点二名小孩。这剩下的零点二名小孩富然没有办法分配给每家人，便由人口计划局统一处理，在每年年底时另行分配。“你是说，你们每年还有剩余的配额李志舜好像快溺死的人突然发现一线主机，紧紧抓住方先生的胖手不放。方先生有点窘，说”不要太兴奋。

要得到这多余的配额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我们可以增加你家的配额到两名。但从此你家的所得税率要此别人高百分之五；还有……

“如果我拿到多余的配额，是否可以生男孩？”

“富然。你们可以先来一个男孩，再来一个女孩，或者先女后男。次序没有关系，但不能要两男或两女……”这就够！这就够了！李志舜兴奋极了。“无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支付。方先生乘机把手抽回去，拿出一张文件说：“那么，请你在这儿签名盖章。恭喜，李先生，恭喜你一举得男。

湘文颇为抱怨为了男孩所付出的代价太高，李志舜却非常满意。他的夙愿得偿，再无遗憾。一儿一女，天下还有更为美满的家庭吗？富然，他决定先要男孩，下次再要女孩。拿到人口计划局的生育许可证后，李志舜立刻带了湘文，到他们住处附近最负盛名的医院去办理手续。一切都很顺利，他们随即拿到生产证，到妇产科去见吴大夫心吴大夫是位高大魁梧沉稳可靠的中年人，抽著烟斗，慢吞吞对他俩解释生产过程的细节。

“明天你们就来这里做全身检查。如果检查结果良好，没有边传性的疾病，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李先生，我们会抽取足够的精液。李太太，我们会以真空吸管取出半打左右的卵子。然后我们会选择最健康的男性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受精，再将受精卵植入妇产护士的卵巢内。到生产时，我们会通知你俩。那时你们准备好一切应用物品，到医院里来接新生的婴儿就好了。生产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

李志舜听得十分入神，不住点头。湘文却皱著眉头说：

“吴大夫，我不能自己生吗？”“自己生？”吴大夫好像突然嫡到一条毒蛇般。“自己生？李太太，这年头没有人自己生孩子了，都是委托妇产科护士代生的。”

“可是我希望自己生哩。这样……好像更亲切点，更像是自己的孩子。”

“委托妇产科护士代生，也一样是你们的孩子啊。是你们的精血结合所生，怎会不是你们的孩子呢？妇产科护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训练的年轻女性。最适合帮助你们创边下一代。李太太，即使你要自己生，卵子一样要经过试管受精的过程。万一怀孕期间你伤风感冒，万一你过去服良药物不富或怀孕期服药不富，万一你先生或你自己过去不幸染上某些隐疾……生出来的孩子都可能有问题。如果由妇产科护士代生，这些问题都绝不会发生了。再说，你也避免了怀孕期的种种不便和生产的痛苦。如果你自己生孩子。至少要请两三个月的假。由妇产科护士代主，你一天假都不必请。现在已经没有产假的制度了，大家都不必自己生孩子。你要自己生孩子，种种花费再加上请假而损失的薪水，通比妇产科护士代生的花费更高。

“吴大夫，我不是考虑花费的问题。”湘文仍狐疑不决。“我们好不容易才能生这个男孩，当然希望他又健康。又聪明……”

“放心好了，李太太。正因为男孩得来不易，所以我觉得你们便应万分慎重。由妇产科护士代生，就等于请最好的保姆照顾小孩，她会给予胎儿最好的照顾，饮食起居都在医院监护下，富然此你自己生更好。吴大夫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李志舜，他对仍感怀疑的湘文说：

“湘文，吴大夫说得不错，既然是男孩，我们一切都要慎重，多花点钱没关系。再说，我也不愿意你受生产之苦，因怀孕而破坏了你苗条的身体呢”“这样好了。”湘文说：“吴大夫，我们能不能先和代生的妇产科护士见见面？我一定要弄清楚代生的护士是怎样的人。

“没有问题。”吴大夫打开拍展，拿出一份卷宗。“我们医院有八百位妇产科护士，轮流为顾客服务。但是要看你们决定甚了时候开始，我才能找出那时轮到谁值班。湘文还没回答，李志舜抢著说：“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最快就是后天了。后天……后天有五位护士有空闲我想想看……就是金小姐吧。金小姐是艺术学校的学生，主修钢琴，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今天她在医院值班。你们要不要见她？”

李志舜和湘文商最了一下，就同意吴大夫的安排。金小姐一会儿来了。她果然是位极甜美的女孩子，扎著马尾巴，看上去不通廿岁左右。湘文和金小姐倒是一见如故，立刻谈得很投机。李志舜知道湘文一向醉心音乐，心头放下一块大石，看样子太太这一关总算批准。金小姐走了以后，吴大夫又打关一本簿子说：“很好，就由金小姐为你们服务吧，还有几个细节问题要谈。怀孕期间，你们要头等房。二等房。三等房？”李志舜怔了一下，随即领悟通来。是了，怀孕期间金小姐必须住院呢。他忙问道：“价钱怎么算？”“头等房五百元一天，二等房三百元，三等房二百元。”

“价钱差那么多啊？那当然越便宜越好了。”李志舜说：“就住三等房吧。”湘文瞪了他一眼。“让金小姐住三等房，怪不好意思的。”

“太太，如果是你住院，当然住头等房。但既然不是你住院，我们只有委屈金小姐一点了。吴大夫听他们俩对话，脸上浮现微笑。“李先生，李太太，你们都误会了。我指的不是金小姐住的病房。她可以住医院为妇产科护



预备的宿舍，所有护士待遇都是一样的。我指的是你们的孩子，他要住头等房。二等房。还是三等房呢？”“我们的孩子？”李志舜诧异道：“他……他还没有出生，当然住在……住在金小姐的肚子里，他要住甚了病房？”“不是病房。”吴大夫耐心解释：“我大概没有讲清楚。李先生，在通去没有试管受精技术的时代，有人怀单胞胎，有人怀双胞胎，甚至三胞胎。四胞胎……都非人力所能控制。现在，我们却可以完全控制，突竟在卵巢里植放几个受精卵。如果植放的卵子数目越多，一位妇产护士一次所能生的小孩数目也就越多，当然每位小孩的生产花费就越低。所以，我说的头等房，就是你的孩子的胚胎独占卵巢的情形。二等房吗，你的孩子的胚胎必须和别人的胚胎共住一个卵巢。如果是三等房……”“就是三家的胎儿挤在一起，我的天……”李志舜说：“你们还有四等房，五等房没有？”“目前还没有。”吴大夫诚实回答：“卫生局还没有批准。如果冲生局批准，将来有可能开放四等房和五等房。主要的/key问题，当然是所有同居的小孩都必须健康诞生。据我们研究，甚至开放六等房，都没有大问题。”“六等房李志舜打了个冷颤，看了湘文一眼，坚决说：“我的儿子一定要有最好的待遇。我选择头等房。”“好的。”吴大夫在簿子上记了一笔。“另外一个问题？住几个月？”“什么住几个月？”李志舜怒道：“十月怀胎，自古皆然。当然是十个月了，这里又有花样不成？”“李先生，目前医学技术突飞猛进，小孩提前生产也毫无问题，这并不叫做早产。你要明白，早产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孩子不过是从妇产护士母体的自然环境，移居到医院培养器的人工环境而已。当然，住的月份越短，妇产护士就可以早些为别人服务，生产费用也就越低廉……”“不必推销。”李志舜说：“请你告诉我，究竟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就可以了，别的话都不必多说。”吴大夫并不动怒，微微一笑说：“一共有九种：头等六月、头等七月、头等八月、头等九月；二等七月、二等八月、二等九月；三等八月、三等九月。李先生，头等房可以住得短一些无妨。若是二等房，就必须住得更久些。三等房最挤，所以时间也最久，让胚胎长得够大才离开母体。不过细细算起来，还是住三等八月最划算。”“我不在乎钱。”李志舜大声说：“我的儿子可不是半票观骂，不能打折扣的。我要头等九月他们离开医院前，特地到产房地带走了一转。李志舜和湘文恰巧看到三等八月房的房门打关来，护士拿著银盘托出一盘三个婴儿，粉红色的幼婴，细小如精致的玩具。李志舜看呆。“如果是六等八月房，那就更像一窝小……”“别说了。”湘文拉著李志舜的衣袖，低声说：“快走吧，幸好我们选的是头等九月房。”其后的几天里！不断有推销员来打扰他们。最先来的是龙种公司的推销员。一天李志舜回家，发现沙发上坐著位彪形大汉，膝上摆著方型的黑箱子，正对坐在一旁的湘文大吹法螺。湘文看到他回来，如释重负，站起来说：“志舜，你回来正好，你和高先生谈谈吧，我要做饭去了。”

高尚先生看到李志舜，精神百倍，“啪”一声打开皮箱。

“李先生，我和您太太已经谈了好久，她不很能接受许多新观念。您是做大事业的人，见多识广，一定会了解，培养优秀的下一代是多么的重要。”“你要推销什么？”“听说您们不久就要有男孩了，这是多么令您们兴奋的事情啊！我想您们最初的想法，一定是用自己的精血来创造您们的后代。这是极自然的想法。但是您们有没有考虑过，是否这样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后代？”“你这是什么意思？”“恕我直言，李先生，您的联考成绩是四百六十分，李太太的联考成绩是四百廿五分，这……”高先生做个鬼脸说：“都不

是顶理想的成绩。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您的孩子也要参加联考的。如果他也只能考四百多分，是否会影响他的前途呢？李先生，请别误会，我不是说您没有前途。但是，您难道不希望儿子青出于蓝，有更辉煌的未来吗？”“废话少说，你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是药，李先生，是更有效的东西，请看高先生把打开的小皮箱放在小茶几上，里面是好几排试管，分成“男”、“女”两部份，试管上面都贴著标签。“李先生，与其采用您的精和李太太的卵，您何不选择更优良的品种呢？……希望儿子变成围棋国手吗！看，造儿有大国手的精。希望儿子变成漫画家吗？看，造儿有大漫画家的精。还多呢，还多呢。物理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小说家。诗人……随您选吧，应有尽有。”高先生注意到李志舜脸色大变，忙说：“请别生气，李先生，我们是就事论事。其实，您不忍换自己的精也可以。我们换您太太那边的卵好了。效果也差不多。请看，电影明星。歌星。女诗人。女作家……”“混蛋！”

你给我滚。”李志舜气得浑身发抖，高先生连忙关上皮箱，摇手说：

“别生气，千万别生气，我下次再来好了。也许等您们生女儿的时候，我可以带白、崔、凤……”“滚第二天李志舜回家，发现沙发上坐著位苗条女子，膝上摆著方型的黑箱子。李志舜毫不迟疑，坚决对女子说：“小姐，你请吧，不必浪费唇舌了即使你箱子里装了爱因斯坦、李白和杜甫，我也不会心动的。”一旁的湘文却拦住他。“志舜，宋小姐不是来推销精子和卵子的，你听她讲哪。

“李先生。”宋小姐递给李志舜一张塑胶名片。“我是创基公司的业务代表。我们公司和别家公司不一样，我们并不推销古人的翻版品。您一定也清楚，那些公司其实都是外国公司的代理商，那种产品并不适合国情。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喜欢为人做嫁。我们的民族性比较保守，也此较重视传宗接代的观念。不然……嘻嘻，您也就不必费那么大动要一个男孩了。

但是，用自己的精血创造下一代，并不表示不能改良下一代的品种，办法多的是呢李小姐从箱子里拿出厚厚一本目录，递给李志舜。

“造是我们公司的服务项目。我们主要的业务，就是改良通传基因，使您的下一代能方更强，外型更美观。造都是很简单的手术，只要略微调整 DNA 双螺柱的结构就成了……”李志舜浏览创基公司的目录，越看越有兴趣。“双眼皮五万元……身高每增高一公分一万元……联考分数每增加一分一万元……大眼睛十万元……你们真有这么的大本领吗？”

“当然，我们可以给您一份保证书。如果不见效，立刻过还所有的钱。”李志舜和湘文商量了许久，决定选择身高一百八十公分，联考成绩六百分，白皙皮肤三项，共计是二十万。宋小姐解释说预付款是十万元，其余分五期付清。李志舜当场就在契约上盖了章。

“这年头。养个儿子真不容易。”晚上李志舜躺在床上，对身旁的湘文说：“我算算，儿子还没出世，已经花了卅几万元，一大半储蓄都进去了。儿子出世，又不如要花多少钱呢？”“都是你，一定要儿子。”湘文埋怨说，一只手轻轻抚摸著李志舜光滑的胸膛。“如果是女儿，你舍得花这了多钱吗？”

“总得花的，为了儿女的终身幸福，这一点钱……”李志舜突然翻身骑到湘文身上。湘文只象征性挣扎了一下，他便进入了她体内。“总得花的。从前生儿育女多么简单，就这样……也就水到渠成……”他喘著气说：“现在要养个儿子……真累……”

湘文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顺服随著他上下。金小姐不久就怀孕了，李志舜常带湘文去看她。怀孕后的金小姐更加漂亮。有时李志舜不禁想，如果湘文自己怀孕，也许同样美丽呢。

但他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不能这样自私，他们必须为儿子未来的前途著想。金小姐是艺术学校四年级的学生，早上去学琴，下午在医院宿舍里唱歌、听音乐、看书。这样的胎教自然是一流的。金小姐很健谈，他们去探望她时，她就娓娓叙述自己的身世。原来她也是试管婴儿。那时医院制度比较紊乱，有一次不如怎的，试管搞错了，发现时已经太迟，事后当然另外再制造了一个婴儿给顾客。因弄错而生下的金小姐，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儿。她十七岁就当上了妇产护士。好在她生性达观，很能随遇而安。她这样自食其方的生活，明年就可毕业。毕业后她打算去中学当音乐老师。

“这是我第七次代人生产。”金小姐微笑著说：“再一次，我就要退休了。”“你现在才廿二岁呢。”湘文十分同情金小姐。“你已经有过六胎了，代生的孩子，大约也不少了吧？”“刚好十八个。四年十八个。”“十八个？”李志舜吃了一惊。“怎么会十八个……哦，都是三等八月房？”“对，我一直在三等房服务。做头等房，这还是头一次呢。”

他们越同情金小姐，去探看她的次数也越勤。胎儿渐渐大了，金小姐让他们摸肚子里的孩子，李志舜可以感觉到孩子在动。湘文和他同样兴奋，回家时她却很有些沮要。“自己的孩子，却在别人的肚子里。我多么希望能感受到孩子在肚子里踢我一下，那种感觉会有多好“不要难过了。”李志舜总是这样安慰她。

“一切都是为了儿子的将来。大家都必须牺牲一点。”他们不断添置孩子的衣物用具，连小床也买好了，放在李志舜的书房里——现在变成孩子的房间了。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里一个晚间，他们终于接到吴大夫的电话。

“恭喜你们。”吴大夫稳重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是个男孩。恭喜你们一举得男他们欣喜若狂，互相接吻，祝福对方成了父亲和母亲。然后他们匆忙带了婴儿推车，赶到医院。金小姐躺在床上，脸色微微有些苍白。看到他们来了，她挤出一个微笑。“恭喜你们！是个男孩呢。小孩就在那里。”大床旁边放置了一张小床，孩子正在嚎哭。李志舜和湘文围过去看。李志舜内心充满爱意，他毕竟成为父亲了。但是看看看看，他的脸色变了。孩子怎么一点也不像他呢？也不像湘文。三角眼，蒜头鼻，大饼脸，又黑又肥，丑极了。虽说新生婴儿都比较丑，也不至于这么丑吧“怎么搞的，有有弄错了？”李志舜一急，广东话就出笼。金小姐摇摇头，神情疲惫，闭上眼睛“我不知道我只负责代生孩子，其他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李志舜急了，跑出病房，恰巧看见吴大夫走过来。他一把抓住吴大夫的白色医生制服说：“吴大夫，怎么搞的，我的儿子怎么会这么丑？是不是你们弄错了“和我们没有关系。”吴大夫满脸嫌恶推开李志舜的手。“你不是请了创基公司改变你精子的遗传基因吗？你该质问他们去。”

李志舜满怀怒气，也不管已是深夜，立刻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创基公司的宋小姐。电话响了好一阵，才传来宋小姐困倦的声音。

“都是你们干的好事李志舜在电话里大吼。“你们太无能了，把我的儿子整治成什么模样？你们要负完全责任

“不是我们的错。”“不是你们的错，是谁的错？不要忘记我有你们公司的保证书，难道都不算数了？我一定要控告你们。”“李先生，请您不要太冲

动。您注意到保证书最后一页最后一段后面还有几行小字吗？请您先读完那一段，再决定是否要控告我们。李志舜还来不及再说什么，宋小姐已挂断电话。他无可奈何，只有回到病房，和湘文共同含泪注视著新生的丑娃娃。

三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家里，他拿出创基公司的保证书，翻到最后一页，费力读亮蚁般小字的附注，他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先生，请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矮胖温和的方先生对李志舜微笑著，李志舜却并不觉得好笑。

“姓方的，你害苦我们了。为什么早先不讲清楚呢？”

“那天我本来要说明这些细节，可是你太性急了。我就想，何必扫你的兴呢？何况一切都靠或然率来决定。不幸你的运气实在太坏。李志舜瞪著方先生温和的胖脸，恨不得一拳打过去。

“我的运气坏？你为什么告诉我，人口计划局有权改变遗传基因？你害我花了许多冤枉钱，请创基公司把我儿子的遗传基因改得更好。结果呢？反而更糟！你为什么告诉我，你们也在偷偷改变我儿子的遗传基因？”“不是偷偷改变，李先生，请你不要乱讲。”方先生的表情十分严肃。“人口计划局有权改变任何新生婴儿的遗传基因，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的任务，第一是控制社会总人口增减的连度，第二就是改良人口的品质。从前我们并不主动去改变遗传基因。但是现在类似创基公司的行业越来越发达，每家人都希望下一代变得更聪明更漂亮。从个人自私的观点来看，这并没有错。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这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试想，如果社会上都是聪明人却没有笨人，都是美人却没有丑人，大家岂不是争执得更厉害，问题岂不是更多了？社会学家早已研究过，一个社会既不能只有一种人，贤愚不肖一定要有适当的比例。”“为了防止所有的人都变得太聪明漂亮。我们经过精密计算，发现至少要制造百分之十的笨人丑人。所以，在每年多余的人口配额里，我们选择其中的一半，略微改变遗传基因，使他们变得较笨较丑。这也是靠抽签来决定的。那天我就在想，也许你的运气没有那么坏。很不幸，你的儿子偏偏中了彩。即使创基公司再努力，也抵不过我们最后的修正。你要晓得，我们是有最后修正权的。”

李志舜膛口结舌，气得说不出话来。方先生继续说：

“你不必太伤心。你的儿子一样会过得好好的。你看我，不瞒你说，我也属于较丑较笨一类的试管婴儿。我不是一样过得好好的？将来你的儿子长大了，我们十分欢迎他到人口计划局来服务。”

方先生叹了口气，又说：“那天我不是对你说了吗？要得到这多余的人口配额，是必需付出代价的。”李志舜听亮五短身材的方先生最后一句话，他再也忍不住，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 超人列传

作者：张系国

—

“恐怕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理发了。”斐人杰说。

室内灯光耀眼，他忍耐地坐在铜凳上，男护士的剃刀霍霍挥动着，刀锋刮过头皮，斐人杰感觉阵阵麻痒。已剃光了头发的部分，一片冰冷，却仍然痒得钻心。他不禁皱皱眉。

“从来没剃过光头，这也是第一遭。”

“那实在很抱歉。”在一旁看他理发的史普克博士说，“为了动手术方便，只有要求你牺牲一次。不过，你倒不必担心人们在超人馆里瞻仰你的秃脑袋。化妆师会替你装上假发，保证你满意，哈哈！”

史普克博士发出一阵单调的综合笑声。

“哦，我并不担心这个。”斐人杰很有点发窘。他还不能像史普克博士那样自在地讨论他的“遗体”。的确，再过几小时，他就要离开这副皮囊了，但是他毕竟也在它里头生活了 38 年，一向习惯了当它做他自己。现在，他的躯壳就要被陈列在超人馆里，供人观赏，像博物馆中那些剥制的标本一样。而他自己，他真正的自己，却仍然活着，生活在一架机器里——这无论如何是桩奇特的经验！再过若干小时，他就能看到他自己了。

不是从镜子里，而是真正的“看”到！斐人杰不由得暗暗地兴奋起来，同时又有点惶惑不安。

史普克博士突然停止了她的综合笑声，室内顿时变得很安静，只有那位沉默的男护士沙沙地挥动着剃刀。

“大概要多少小时，这手术？”

“取出手术要 7 小时。移植手术比较麻烦，约需 12 小时。手术完后，还得做一些基本反应测验。所以，等你清醒过来，大概已是明天这时候了。”史普克博士滑了过来，伸出第二只手，按在他肩膀上，“放心吧，负责这次手术的是罗素医生和贵国的胡博士，当今最杰出的两位脑移植专家，绝对不会出问题！”

“谢谢你。”斐人杰感激望着史普克博士。史普克博士把第二只手收回去，挂在胸筒旁边。

“当然，手术后的头两天，你总会觉得不太习惯，一方面新身体的控制还不能随心所欲，举止都很笨拙，另一方面新身体的模样也似乎远不若旧的流线美观，所以有一阵子你可能会情绪低落，甚至恨不得回复到以前的自己。这种心情，我刚动完手术也经历过。可是过了几天，我渐渐体会到新身体的优点，悔恨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做一个超人当然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但你可以获得许多新的满足，绝不是普通人能经历到的。

我相信不久你一定会和我一样，以做一个超人自豪……”

那位沉默的男护士啪的一声把剃刀折起，对斐人杰说：

“好了。请把衣服除去，到隔壁浴室仔细沐洗干净，然后我们再彻底消毒你的头部。”

“不剃掉我的眉毛吗？”

“不必，这样可以替超人馆的化妆师省不少事。”男护士面无表情地说。史普克博士爆发出一阵嘹亮的综合笑声，斐人杰却不觉得怎么可笑。

“原来如此，你倒是阅人多矣。”

男护士解开斐人杰颈部的活扣，把罩衫除去，斐人杰就站了起来，足足比男护士高了一个头，史普克博士挥动第二只手和第四只手，做出一个夸张的姿态。

“斐博士，我相信你的遗体将是超人馆里最魁梧、最英俊、最引人注目

的一具！”

“多谢称赞，别忘记请化妆师替我准备一副胡子，别人都说我留了胡子更显得英俊潇洒些。”

“没有问题！”史普克博士又是一阵大笑，“好了，斐博士，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只有暂时失陪。手术完后我会再来看你。”

他滑到门边，又转过身躯来。

“其实，这些事情也都因你的手术而起。贵国有一记者团来，必须招待一下。还有，你的前妻也来了。手术完后，你是否要再见她一面？”

斐人杰全身突地一震。他想了半天，慢吞吞地说：

“也好，也好，不过，都等动完了手术再说吧。”

斐人杰扭开热水龙头，一股白腾腾的蒸气便从浴盆底直冒将上来。他站进浴盆里，任凭热水哗啦哗啦地流着，水很烫，他却并不在意。有什么关系？再过几小时，这身体就不属于他了。即使烫坏了，该伤脑筋的也是超人馆的化妆师，不是他斐人杰。斐人杰舒了口气，缓缓将身体浸入水中。洗热水澡真是人生一大享受，他闭上了眼睛。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做一个超人当然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但你可以获得许多新的满足……”可怜的史普克。难道他真的相信那些纯心智上的满足能够代替一切？也许史普克是这么想。斐人杰看过史普克动手术前的像片，史普克那时不过 30 出头，头却已经秃了，肚子也凸了出来，除了双目还炯炯有神外，一副未老先衰的神情。史普克能够摆脱他累赘臃肿的身体，对他来说也许真是一大快事。何况他又是那种拼命三郎式，除了一心一意研究之外什么也引不起他关心的科学家。史普克是数学神童，9 岁便进了大学，13 岁已得了博士。成为超人之前，他已经发表过 30 余篇重要论文，著有专门书籍 14 种，国家科学研究院的院士……

“像史普克那种人，天生就该做超人。”

水已淹到胸际，斐人杰扭紧了龙头。他看看自己，皮肤已经泡得通红。斐人杰对自己的躯干颇引以为傲。虽然已是近 40 岁的中年人，他仍然保持着拳击家的身材，胃囊上仅薄薄的积了一层脂肪。6.2 英尺魁梧的个子，不仅在中国人里头是鹤立鸡群，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算得上是条大汉。那年在斯德哥尔摩领物理奖，全球电视转播实况，一时之间多少少女迷上了他，信件从世界各地雪片似的飞来，给他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科学家。也就是在斯德哥尔摩，他认识了丹娜——想到这，斐人杰不禁得意地微笑。

“咳，23 世纪真是科学家出头的世纪！”

的确，在 23 世纪的今日，最受人尊敬的便是他们科学家了。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去古未远，还尊敬过政治家、小说家、音乐家之类的人物。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那些古老的行业都已被淘汰。再没有政治家，只有行政管理科学家；没有小说家，只有文字创作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也久已改称为音响创作科学家和色彩创作科学家。近古时代 20 世纪的人类，据说还崇拜过一种叫做电影“明星”的人物，而且还常常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斐人杰记得读大学时，那位教“娱乐科学入门”的萨洛玛先生最爱举这个例子来证明近古时代人类的反理性。萨洛玛先生总是摇着头说：

“你们想想看，电影科学是多么严谨的一门学问，演员表演的技巧完全可以精确度量。例如我刚才列举的三条公式，便可用以计算一段表演的表演强度、高潮效果百分比和观众反应预期系数。所以一位演员所该做的，便是

按照算好的数值去表演。他能做的机器人也能做，而且表演得比他更好。你们都看过最近那部由法国名电影科学家古曼编导的《作品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号》了吧？极成功的电影！艺术价值 93.2%，娱乐价值 94%，教育价值 89.7%！伟大的杰作！其中三个主要演员，全是万国商业机器公司的机器人……近古时代的人类居然会崇拜演员，还尊他们为电影‘明星’！唉，何等的愚昧，何等的无知！”

有一次萨洛玛教授还播放了一段古董记录片，斐人杰诧异地看到银幕上出现了他黄面孔的同胞们，拥挤在一个近古时代简陋可笑的飞机场，欢迎一位叫做凌波的电影“明星”。看到那些人嘴里呼喊着的“波！波！”自相践踏奋不顾身争先恐后的怪状，到看那位女电影“明星”做出的种种媚态，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萨洛玛教授鄙夷地说：

“这就是近古时代人类的愚昧无知的最好证明。你们觉得可笑吗？要知道那还是科学的启蒙时代，人类反理性的劣根性还普遍的存在。一直要到我们这理性的 23 世纪，理性才战胜了迷信、无知、权威崇拜和种种反理性的黑暗势力，人类历史上才出现了最光明灿烂的一页！孩子们记住了，”萨洛玛教授指指墙上的标语，“能度量方是合理，合理性才能存在！”

透过浴室里弥漫的白雾，斐人杰仍隐约可以看到墙上贴着的红色标语，也就是从前萨洛玛教授时常重复的那两句：“能度量方是合理，合理性才能存在！”

“能度量方是合理，合理性才能存在。”斐人杰又默诵了一遍。打孩提起，他就天天看到、听到、读到这两句话。这是理性的 23 世纪人类的基本信条，无怪乎他们要到处张贴这标语，甚至贴在浴室和厕所里面，30 多年来，斐人杰从来不曾怀疑过这基本信条——至少，他一直努力使自己相信它。

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志愿要做超人的基本原因。

丹娜哭着劝他不要去。“你这是何苦呢？”她说，“你已经是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了，难道还不满足吗？就算做了超人，你能多活几千年，能够多做许多研究，可是这又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忍心永远离开我吗？”

“我不愿意离开你。”他说，“可是，有许多问题，我一定要找到解答。即使这得花一两千年，我也愿意！我爱你，我也并不希求长生不死。可是凡人的生命大短促了，即使现在医学那么进步，也活不到 200 年。在这短短的一两百年内，还有三分之二——不，五分之四——的时间是用在无关紧要的活动上面：吃饭、睡觉、穿衣、脱衣、洗澡、驾车、运动……真正用来想问题的时间实在太少了！试想，假如爱因斯坦但能够活 1000 年，他的贡献该有多大啊？要做一个好的科学家，至少要经过十几年的训练。然后还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研究和累积经验，他才能完全成熟。但是当这位科学家终于成熟了，真正能做一些有创造性的研究的时候，他的生命却已经快要接近终点，再没有多少年可贡献在科学研究上面，这不是很可惜的事吗？做超人是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办法。做了超人以后，我就可以……”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丹娜爆发了，“不要背诵官方报纸的社论！我不相信这些，我也不相信你会相信这些鬼话。我一直就不懂为什么你要这样拼命地研究、研究，研究些奇奇怪怪，谁也不懂，谁也不关心的东西。现在你还要去做超人！人的生活虽然只有一百多年，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我宁可快快活活地在地球上生活 100 年，也不愿做个超人，冷冷清清地在太空里漂泊几千年。对于我，没有爱情，生命就没有意义，我就宁可死掉！”

“嘘，嘘。”斐人杰连忙止住她，“怎么你又讲出这些没理性的话？小心被旁人听见了，你又得到反理性治疗院去接受治疗了。”

“我才不在乎呢。”她说，又掉下了眼泪，“你们都说女人比较没理性，好吧，我就是这样。我爱你，我不愿意你也变成一个机器怪物。”

“我不会变成一个机器怪物，怎么你老是不相信呢？我还是我，只不过搬个家，换副躯壳而已。我也还会一样的爱你……”

“你怎么能够一样的爱我？也许你还能吻我，也许我们还能做爱——谁晓得他们现在又造出了怎样巧妙的机器人？可是我绝不愿意跟一架机器做爱！我爱的是你的人，不是一架机器！”

斐人杰默然。

丹娜终于离开了他。他们很平和地分手，有好一阵子斐人杰没有她的消息，后来听说她又被送进了一所反理性治疗院。

“这个法国小妮子！”斐人杰叹了口气。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女人，平均“理性商数”本来就较低，历次全球性斐立普理商测验，都显示同样的结果。丹娜的理商尤其低，只有74。斐人杰自己的理商却是173。也许他们的结合是一个错误？那位婚配计算中心的负责人的确曾这么说：

“你们两位的理商相差太远了。74对173，几乎差了100点！理商相差太远，就跟智商相差太远一样，婚后不易和谐相处。从两位的个人资料，计算机分析出如下的结果：婚后幸福机遇率54%，离婚机遇率38%。前者过低，后者偏高。所以，本中心建议两位重新考虑结婚的计划……”

斐人杰却一笑置之。他原来就不很相信婚配计算科学的准确性，何况那时他正热恋着丹娜呢！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哪位婚配计算中心的负责人倒真预测对了。也许他们俩真注定了不能白首偕老？

但是他们分开了两年多，斐人杰始终无法忘怀丹娜。他有他的研究工作，这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可是每当他独自工作到深夜，精疲力竭地离开军区的研究室，远远听到港口雾笛低沉的长鸣，这时他总感到一阵无比的空虚，不由得就会想起那位窈窕的法国女郎，他这一辈子唯一全心全意爱过的人……

“唉！”斐人杰又叹了口气。浴盆内的水有些凉了，他一骨碌站了起来，跨出浴盆，开始擦干身体。空想毫无益处，斐人杰深深了解这一点。他爱这个世界，他爱丹娜，他也很欣赏这具肉体能带给他的种种欢愉。但他也不断地告诉自己，这并不是他所要追求的。真理，科学的真理，才是他唯一的目标。为了追求真理，他下了决心要牺牲其他的一切，他觉得这是他必须负起的伟大使命。只有成为超人，他才能更积极地担负起这使命，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因此，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他必须抑止这些无谓的依恋和幻想！

浴室里的水气渐渐消散，斐人杰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墙上那两句醒目的标语，他再度默诵了一遍。

“能度量方是合理，合理性才能存在！”

起初，一切都是黑暗。有罡风自四面八方吹来，呼啸着绕他旋转。他赤条条地和罡风搏斗，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精疲力竭，被风尾扫进无边的虚空里。风止了，呼啸声也远去，他不再挣扎，便静静地憩息在虚空之中。然而无色无空无形无状的所在，也有无限的寂寞。他因此而惧怕了，却又失去争斗的对象，唯有畏缩地蜷伏着。

然后开始有了光。他狂喜非常，奋力向光亮处前进。光照到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反逐渐退缩到一角。有光明，有黑暗，世界便有了形状，他又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大声回答。

“你听得见了？能够看见些什么？”一个声音说。

“我看见一些模糊的块状物，一团光亮，还有许多条纹。”

“差不多了，再调节一下。”另一个声音说。

形状逐渐变得清晰，条纹消失了，首先他看见一盏吊灯，然后是周围几张聚精会神俯视着的脸孔。

“我看见你们了！”他兴奋地说。

“很好。”左边蓄着短瓷的脸孔说，“我们再改成彩色图片。”他掀下一些机钮，“现在又如何？”

“太好了！你的胡子是金黄色的，对不对？”

几张脸孔都浮现了笑容，紧张的神情消失了。蓄短的脸孔向他笑笑。

“恭喜，斐博士。这次脑移植的手术完全成功！你现在已经是地球第126位超人了。”

“手术完了吗？”他有些惊奇，“我可以起来了？”

“当然！你的四肢控制系统早已装好，最后恢复的才是听觉和视力。你现在完全和常人一样了。”

“真的？”他略一用力，果真坐了起来。低下头，他便看到自己黑忽忽的身体，圆柱形的，胸前有几排闪闪发光、五颜六色的小圆扣。他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屈伸“手”指，那两只钢爪，果然如意地张合着。

“新的手臂，就跟新车一样，使用起来总有点生涩。过一阵就好了。”一位圆面孔的医生说。

“是吗？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他伸出钢爪，慢慢揭开被单，有些不敢置信地望望那两条精瘦的钢柱——他的腿。的确不怎么美观，他想，又似乎很不对劲。他突然意识到缺少了什么。圆面孔的医师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对他微微一笑。

“你现在这具身体是暂用品，等于是辆模型汽车。待你运用纯熟以后，模型汽车就不要了，这才换上正式的大型汽车。模型汽车设备总比较不完善，有些不紧要的配件，就没有装上去。”

“哦，哦。”他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倒并不坚持……”他轻咳了一下。又是一大发现！他还能咳嗽！没有了肝脏和心脏，呼吸和心跳当然停止了。却居然还会咳嗽，他不禁暗暗诧异，“奇怪，我怎么还会咳嗽？”

“这是综合咳嗽，和呼吸器官的毛病无关。”蓄短医生说，“所以你如果希望发出类似咳嗽的声音，也发得出来。如果你不愿意保留这种声音，那也简单。”他掀下斐人杰胸筒上一个蓝色的钮子。“现在你再试试看。”

斐人杰咳了几次，或者，更正确地说，他“想”咳了几次，果然没有声音发出。

“了不起。”他禁不住赞道，“不过我倒宁可会咳嗽。”

“你再掀下第一排最左边的红钮子就得了。”

斐人杰依言做了，果然蓝钮子又进了出来。

“斐博士，你愿不愿意下床走两圈，试试身体是否能保持平衡？”

他把钢腿放到地上，慢慢站了起来。迈出第一步多少有点儿困难，像小儿举步般摇摇摆摆的。走了几步以后，他就逐渐习惯了，也知道如何保持

平衡。几位医生很注意地看他走路，看他走了几圈，似乎也就放了心。圆面孔的医生又是微微一笑。

“到底斐博士从前是运动健将，这方面的适力很强。有的超人，动完手术后一个星期还没学会走路。也有的干脆放弃用机械腿，改用气垫。斐博士，我看你宁愿用机械腿吧？”

“当然。我不像史普克博士那么懒。”他发出一阵综合笑声，“对了，一直还没有请教几位的大名！”

“我是罗素医生。”蓄短的瘦高个子说，又指着圆脸的东方人，“这位是贵国的胡博士。那位是霍普金斯博士，控制系统专家。哈里逊博士，神经生理学权威。雷默博士，计算学泰斗。”

斐人杰和诸人一一握手。

“久仰几位的大名，雷默博士倒还有一面之缘，其余几位我就一直没机会认识，想不到在手术房里见了面，哈哈！”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胡博士也笑着说。斐人杰仔细打量了他一阵。胡博士身材矮胖，头顶微秃，喜欢呵呵地笑着，露出一嘴焦黄的牙齿。斐人杰很久以前在国内时就风闻胡博士是世界一流的脑移植专家。但胡博士一直不曾回国，后来又长期担负着超人手术的重要工作，经常秘密往来世界各地，斐人杰因此没见过他。想象里，胡博士该已是近 200 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但是他本人却显得年轻而精力充沛，倒出乎斐人杰意料。

“胡博士，您 10 年前的照片我是见过的，想不到您本人却比照片上还年轻许多。”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现代科学已经创造了大多的奇迹。就如你成为超人，将脑子移植到机器人里头，这不就是几百年前人类绝对无法相信的奇迹吗？”

提起移植，斐人杰又想起一桩事。

“对了，我是否可以看看我以前的身体？”

“当然。”罗素博士说，“等会儿胡博士就带你去。现在我们得做一次最后检查。

检查完毕，我们就不再打扰你了。”

他们把他摆平，替他接上许多五颜六色的电线，揪遍了那些电钮，将他的四肢搬弄成种种奇怪的姿势。斐人杰任他们摆布着，丝毫不感觉任何痛楚。这具身体是他的，也不是他的，他似乎并不很在乎他们处置它。终于，他们检查完了，让他起来，又和他握手，恭贺他成为第 126 位超人，胡博士便带他走出了手术室。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早已挤满了新闻记者，见他们出来了，就一涌而上，镁光灯频频朝斐人杰闪着，五六只麦克风同时凑到斐人杰胸筒前。

“斐博士，您是第一位中国籍的超人，请您发表一些感想……”

“斐博士，请问您今后有何计划？是否准备回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斐博士，请问您对超人的婚姻问题看法如何……”

“各位请等一等，请等一等！”胡博士扬手阻止住记者们，

“斐博士刚动完手术，不宜多说话。明天早上 9 点，我们有一个记者招待会，那时斐博士会尽可能答复各位的问题。现在请各位让一让，对不起！”

他们奋力杀出重围，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新闻记者们的纠缠。胡博士领他

走进一间大厅，关上门，才吐出一口气。

“新闻记者真是无孔不入！不知道他们怎么混进了医院，按规定外人是

不准进来的。”

“能吃新闻记者这碗饭，当然有他的鬼聪明。”斐人杰转动电视眼，向四周望望，“胡博士，这间就是你的实验室吗？”

胡博士点点头。实验室内摆满了精密电子仪器，正中央是一具巨大的SPD7300 计算机。

有些仪器斐人杰还见过，有些连他也不认得。他晓得只有太空里超人们主持的研究单位，以及地球上胡博士和罗素博士等负责的实验室里才有这些仪器。这都是近 50 年来超人们工作的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大部分还由超人们控制着，不曾对外公布，斐人杰从前一直很不满意超人们这种作风。他以为即使是超人，也不该把持科学研究的成果，甚至这可说是对地球的不忠实。他曾屡次在国际科学家代表大会里提出这个问题，却始终没获得超人代表们满意的答复。假如他现在不是超人，斐人杰不禁想，他绝不可能有机会目睹这些仪器吧？

“你的身体早放进地底下的冷藏库里。请跟我来。”

斐人杰跟着胡博士走进一角的电梯，不一会他们就降到地下室。胡博士又对他笑笑。

“冷藏库里温度太低，你是不怕的，我就不进去了。记得出来时要关好空气锁，我先回实验室等你。”

他步出电梯，按下电钮，冷藏库的门开了，他看到他自己直僵僵地躺在一个钢架子上。他心一沉，直奔过去。机械腿有些不听使唤，几乎叫地上横七竖八的电缆给绊倒了。

架子上的他，眼半睁着，脸上毫无表情。沿着光秃秃的脑袋，有一圈细细的黑纹，他们一定又将脑壳胶上了。他摸摸自己的遗体，已冻成石头般坚硬，但它的样子还没变，只除了，只除了脑壳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像一个空蛋壳。”斐人杰想。不知道超人馆里那些化妆师会怎样处理他的遗体？他的心脏、肝脏、肾脏都还健全，也许他们会把他——它——剖开来，有用的器官送到医院“器官冷藏库”，没用的东西掏空，再塞进赛璐珞，灌入防腐剂，仔细地缝上，他 - - 它 - - 就成了具标本，不分昼夜挺胸凸肚地站在超人馆玻璃柜内，柜外挂着牌子：“第 126 位超人，斐人杰博士。中国籍，物理学家，2203 年生，2241 年成为超人……”

“像一只八宝鸭。”斐人杰又想。真他妈的倒胃口的联想，好在以后再也不会张嘴吃饭，更甭提吃八宝鸭了，这倒是令人欣慰的一桩事。

斐人杰正想离去，却注意到门边墙上嵌着一面镜子。他走到镜前，里面便映出了他的形象：“圆柱形的胸筒，下面伸出两根细细的钢柱算是他的腿；两只手臂像百折叶的橡皮管，管口是两只钢爪；原来摆脑袋的部位，改装了一具半球型可自由转动的电视眼，顶上还伸出两根天线。斐人杰对镜子端详了好一阵，又回头看看从前的自己，不由得难过起来。他不忍再看，急忙跑出冷藏库，一直到电梯快升抵胡博士的实验室，他才稍稍抑止住心情的激动。

当然，当然，你的心情我全明白。”胡博士呵呵地笑着，露出一口黄牙，“不过你别急呀，我不是跟你说过，现在这套只是暂用品，将来还要换正式的A—3式机械服吗？到那时候你就不会抱怨了。”

斐人杰还是有点沮丧。

“我看也好不了多少。像史普克博士那套，就不怎么高明。以前看别的超人奇形怪状，倒不觉得怎样，现在自己成了超人，也变成这副怪相，总有点……”

“喏，喏。”胡博士像在哄弄小孩子，“你假如真不喜欢A—3式机械服，我们可以另给你订做一套A—8式机械服，这该好了吧？”

“A—3式和A—8式有什么分别？”

“A—3式就是你现在‘穿’的这种，形状和常人完全不同。至于A—8式机械服，外表可和真人一模一样。这种A—8式机械服倒是电影科学界首先发明的。现在有许多电影演员不都是遥控的机器人吗？那些机器人哪点不像真人？它们的构造，就是一套A—8式机械服，肚子里装上一具小型控制计算机。我们可以照你的遗体打造一套，你穿上了就跟从前的你一样，如何？”

斐人杰一想，果然不错，可是又有点弄不明白。

“这么说来，为什么不给每位超人做一套A—8式机械服呢？超人们有了正常人的外表，就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岂不更好？”

胡博士又呵呵的笑了。

“老弟，你刚成为超人不久，牙会这么想，别的超人可就不了。首先我得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超人？”

“为了研究科学，追寻真理！”

“对！我想你一定也知道，人类不过是经过一连串物种突变、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而偶然演化成功的动物。既然是盲目演化的产物，人类当然并不是一起头就明白他最终的任务。所以他发展出来的身体，虽然帮助他在生存竞争中取得最优胜者的位置，现在却不一定件件有用。老实说，在我们看来，人除了他的脑子，其余的部分都可以舍弃不要！古人说‘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所以灵于万物，就得力于他的大脑皮层特别发达，能够从事思考。因为有了大脑，人头才有理性，但吕他的身体只带给他兽性的需要。所以从古至今宗教家、哲学家的努力，都是设法克服人类兽性的低级欲望，扩展理性的思维能力。你想佛家为什么要练打坐求度脱呢？就是要消灭这造业种因受尽生老病死四苦的肉体，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咱们中国的老子不是也说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可见很久以前人类里头聪明的就知道，肉体是人类进展到更高境界的一大障碍，必须设法摆脱的，可是人又偏偏摆脱不掉这臭皮囊，所以只好发明出精神肉体二元的理论，以为肉体虽死，精神仍可长存。这个理论，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是荒谬的了。人所以引以自傲的意识，其实也不过是脑神经细胞活动到了一定强度的结果，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人消灭肉体升华精神的愿望，却从来不曾断绝。从前的人有过种种可笑愚昧的尝试，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一直到我们理性的23世纪，科学的进步才第一次使人类能够超越他的肉体，成为超人！”

胡博士顿了一顿，又继续说：

“我想我也不必对你详述脑移植手术发展的经过，反正，从近古时代的20世纪起，医学界就一直在研究人类器官移植的方法：肾脏移植、肝脏移

植、眼球移植、心脏移植……最后终于到脑移植。同时，计算科学和控制系统科学也不断地发展着，到了 22 世纪中叶，这三门学科终于合流，创造出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奇迹；科学家们居然成功地将人脑移植到机器里头，结果呢？我们就有了‘没有肉体只有精神’的人，也就是超人。

“在起初，超人问题引起科学界很大的争论。有的科学家以为，没有肉体只有脑子寄居在机器里的超人，只能算是个机器怪物，不能算是人类。超人没有了肉体，没有兽性的欲望，也没有性的烦恼，固然很不错；但他因此也没有了人类所应有的感情。这样非凡冷静地超人，配合近代自动机器的威力，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恐怕会有可怕的后果吧。这些科学家因此忧虑着，主张放弃发展超人的计划。

“但是大部分的科学家，却立即看到超人带来的光明远景。这些远景，现在多半已实现，你我都很清楚。超人是最理性的人，最能冷静地分析研究问题，所以现在世界各国一流的政治管理科学家、法律科学家、军事科学家，都是超人。事实上，留居在地球上的五十几位超人，可以说已控制了整个世界——7 位总统，18 位国防部长，21 位经济部长，其余的也都在文化界、政治界活跃着。早先也有人反对让超人们出任公职，甚至攻击这是‘超人殖民主义’。但这些攻击都是无的放矢。近 50 年的历史证明了，超人们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率、最公正的政治管理科学家。冷静的头脑、过人的智慧——谁能比得上他们？这几十年来，国际争端几乎绝迹，核子战争危机早已消弭得无影无踪，世界人口终于获得合理的控制，饥饿和贫穷绝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经济，欣欣向荣——好一个世界大同的局面！这不都是超人的功劳？

“另一方面，超人的出现，也帮助了人类征服星空。第一，超人的寿命长。以往人类的寿命，至多只有 100 年，现在科学进步，也许能延长到 200 年 300 年，不过这大概是极限了。但超人不同。他只有一个脑子，却有 100 亿个脑细胞，即使半数脑细胞死亡，超人仍可活下去。因此他的寿命至少也有 2000 年！第二，超人体积小，需要简单。如果要运送一个凡人到大空，太空船必需携带足够的食物、氧气，船内还得有足够的空间让他活动，还得替他解决大小便性欲等麻烦问题……可是超人不需要这些！只要少量的氧气，矿物质，血液自动循环装置，他就能长期生存下去。太空船除了载运一两个脑子，其余的空间都可装置科学仪器，省事省力，超人真是最理想的太空探测家。他们又挨得住寂寞，可以长期居住在别的星球上，从事研究。所以有过半数的超人，都上了太空，散居在太阳系及其他星系的各行星上。现在最尖端、最前卫的科学研究工作，就是在这些星球上进行的。近百年科学进步的迅速，超人们功不可没！

“斐博士，我唠唠叨叨讲了这一大堆，你一定早就听过了的。但是我希望你明白，你现在已经是超人，不论留在地球上为人类服务，或是上太空从事高深研究，你都会负起重要的职务。开拓人类未来，发扬理性光辉，是你的责任。比起这些，外表是甚么形状，真是最无关紧要的事！我刚才已说过，人类不过是天演进化自然的产物，他的身体说不上合理。譬如人用腿而不用轮子或履带，但腿并不一定比轮子强，只是地球上的动物天生都是连接的一整块，所以长不出轮子来。腿比轮子，又有什么特别美观的地方？斐博士，我知道刚开始是很难的。不过，你一定得放弃这些唯人主义的想法。”

“我晓得。”斐人杰说，“我也知道我大概会被派到大空研究总署去。不过，留在地球上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至少能看起来像个人。一旦离开地球，

自然这些都无所谓了。”

胡博士耸耸肩，微微有些温意。

“好吧，如果你坚持，我们就为你订做一套 A — 8 式机械服。其实这真是多此一举，你不会留在地球上多久了。”

“你们什么时候派我走？”

“第 X — 15 号太空船回来，大概下个月吧。”

“这么快吗？”斐人杰吃了一惊，“我以为至少会让我回国一趟。这一去，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要回国玩一趟，当然可以。一个月的时间，够你跑好些地方了。”胡博士看看腕表，“我得走了，还得开一个会。史普克博士一会就来，我把你交给他。他那儿还有人等着见你，你一定晓得是谁？”

斐人杰当然知道。他正想苦笑，却发现自己已不会笑了。

## 五

她还是看样子，只是略消瘦了些。他注意到她仍穿着那袭宝蓝色白纱边翻领的洋装，他最喜欢的那件。听到他笨拙的脚步声，她迅速抬起原先垂着的头。她的眼神，透露出困惑、不信和失望。

“丹娜，是我！”

他努力想装得高兴些，但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脸的人，自然失去了脸部的表情。他的综合声音，永远是那么单调，连他自己听了也不能满意。

“丹娜，是我啊！”

“是你吗，杰夫？”

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他伸过铁爪去，她犹豫了一下，才伸出手来，甫一接触，便像碰到癞蛤蟆的背似的，迅速把手抽了回去。她又垂下头，长睫毛一闪，几颗晶莹的泪珠就滚下面颊。

“天哪，他们把你整治成这副模样，连声音都变了！叫我——叫我怎么认得出是你呢？”

“是我，真的是我，你难道不相信？”斐人杰急得抓耳搔腮，却只抓到电视眼上的天线。

“我相信，我相信又有什么用？你已经不再是你了！”

斐人杰大感痛苦，几乎扯断天线，听觉神经上顿时金鼓齐鸣。

“早知如此，我就再等两天才见你。他们答应替我做一套 A — 8 式机械服，那就等于塑胶肉体，看上去就和我以前一模一样。丹娜，快别伤心，再过两天，只要再过两天，我就不会是这样了。”

“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丹娜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庞，“昨天动手术前，他们不肯让我见你，我怎么求也没用。假如我们那时候见一面，也许事情就不一样。可是现在……”她猛地站了起来，“一切都太晚了。你总算得偿夙愿，恭喜！从此你做你的超人，我走我的……”

“丹娜，请别这么说。即使成为超人，我还是爱你，我永远爱你！两年多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想我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你还记得，在拿坡里斯的那夜吗？我们租了一艘游艇，在遍洒莹光的海上荡漾。你还说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就在海边买一栋别墅，每天带着孙儿孙女，或只有我俩，到海边散步。我就说我们要在月球上造一栋小屋，夏天就到那儿去避暑。我会

做你的彼得潘，带你飞上月宫。你还记得吗？现在我是超人了，不久就真的可以飞上月球，飞上太空。可是我愿仍是你的彼得潘，让我俩一块儿飞向蓝色的月亮……”

她怔怔地站住了。他一时忘其所以，凑过身去，张开双臂。她突然惊醒，轻叫一声往后一闪。他马步不稳，推金山倒玉柱似地摔将下去，便怎样也再爬不起来。他听见她急忙地跑了出去，用力带上门。

“丹娜，请不要走，丹娜！”

他听到开门的声音。

“丹娜，请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丹娜小姐已经走了，斐博士，你怎么还躺在地上？”

斐人杰用尽吃奶的力气，才把电视眼转到背后，看到是史普克博士，不由得就泄了气。

“哦，是你，快帮忙扶我起来。”

“别急，别急。拉住我的手，好，用力，一二三！”

总算回复到直立的姿势，他注意到史普克博士现在和他是一般高了。

“多谢，史普克博士。刚才你替我挽留一下丹娜就好了！”

“往者已矣，难道你现在还放不下儿女私情吗？”史普克博士发出一阵综合笑声，“来吧，我正想跟你谈谈你今后的任务。”

“我的任务？我不是被派到大空研究总署吗？”

“对，可是也不对。你的任务和一般超人研究员有些不同，其实，也许还更有趣些。”

他们回到史普克博士的办公室。

“究竟是怎样的任务？”

“你的任务，是做一个太空巡视者。”

“太空巡视者？但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我的研究范围是……”

“别急，请让我解释。”史普克博士摇手止住他，“我晓得你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派你担任这个工作。首先，我得解释一下工作的性质。你一定知道，现在散布在太空各处从事研究工作的超人，约有 70 名。由于研究范围的不同，这些超人便分散住到许多不同的星球。除了留居在太阳系有 19 名外，其他的超人分住在大小不等的 38 个星球上。这些星球间的距离，近则两三个光年，远则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光年。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快速的太空船，也只能达到光速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各位超人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就成了问题。假如旅居在甲星球的超人想要向乙星球的超人借资料，他可能得花 20 年的时光往返一趟。超人的生命虽长，却也没有多少个 20 年可供这样浪费。所以，我们就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由几位超人担任太空巡视者，定期巡视各个星球，由他们负责超人们的补给、资料支援、情报运输等工作。我们又有一个不成文法：凡是新加入太空研究总署的，都先得担任太空巡视者 100 年。

“100 年！”

“100 年其实很短，刚够你完成一次巡视任务。你不要以为这 100 年是完全浪费掉了。”

你所乘的太空船，有最完善的图书馆，最充实的资料库，和最进步的计算机。你又是理论物理学家，因此在太空船上你仍可继续从事研究。而且，你将有机会见到地球上所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科学家！你一定能从他们那儿

学到许多东西。”

斐人杰注意地听着，史普克博士说得越有劲，他越觉得悲哀。

“100年！就超人2000年的生命来看，100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100年后我再回地球，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恐怕再也见不到丹娜了。”

“不错，这就是为什么我劝你忘却儿女私情的原因，100年后，你认识的人恐怕都不在人间了。不过，别难过，”史普克博士顿了一顿又说，“等你回来，我一定叫你的孙儿孙女到机场欢迎你！”

“这倒是个好主意。”斐人杰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女儿叫斐曼丽，她现在由家母抚养。请你记住她什么时候结婚，嫁给谁，住在哪儿，我回来以后，也许还可以找到她——或者我的孙儿孙女们。”

史普克博士拍拍斐人杰的胸筒。

“我一定替你办到。你安心地走吧，家事不用你牵挂。”

## 六

离开太阳系后，X—15号太空船已经在星际间航行了15年。距太阳系最近的星系，叫做阿尔法森特里，离地球有4.3光年。从巡视手册中斐人杰查出，有一位研究高能物理的提摩太博士住在该星系的第四颗小行星上。已15年没讲话了，斐人杰渴望着和人类交谈，哪怕是超人也好。第15年零7天，太空船终于进入环绕第四颗行星的轨道，斐人杰就迫不及待地向这红色的星球发出一连串讯号。他手头有一卷资料描述这行星：地表引力是地球的3.6倍，质量约为地球的5.5倍，有大气层，构造成分约73%为铁……他又端详了一阵电视幕上暗红色的星球，比起蓝色的地球，它显得苍老而丑陋。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地表只有低等的蕨类植物。斐人杰不禁暗暗诧异，提摩太博士怎能一个人在这荒凉的星球上面生活了175年之久？

电动收报机突然有了反应。斐人杰按下电钮，译好的电文便直接送入他脑中。

“提摩太博士致太空巡视者：我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没有时间和你交换资料。

请在50年后回航时再到敝星来，多谢。完结。”

斐人杰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料到提摩太博士竟会挡他的驾。真是在进行实验吗？总不致于连招待他一两个太阳日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吧？莫非是遭遇到意外，被来自别的星球什么奇怪的生物俘虏了……斐人杰脑中飞快地闪过一串联想。他急忙按下“发报”的电钮，脑中的思想便被拍成电讯。

“太空巡视者致提摩太博士：我必须在贵星卸下你的给养和配备。务请指示降落路线和着陆场。完结。”

没有几分钟，回电来了。

“提摩太博士致太空巡视者：多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任何给养和配备，请勿再打扰我。完结。”

斐人杰不由大怒。这位提摩太博士不料竟如此不通人情，他倒非要下去看看不可！

他不假思索，又发出电讯。

“太空巡视者致提摩太博士：我仍准备降落贵星。如五分钟内不指示着陆场，我就自行择地降落。完结。”

三分钟过去了，毫无反应。四分钟，五分钟。斐人杰正准备打开自动



降落操纵器，太空船陡然没来由的起了一阵激烈震动。一盏红指示灯亮了，有个声音对他说。

“危险！目标星球有电磁风暴。太空船导航装置受到强烈干扰，无法自动降落。”

斐人杰明知这是提摩太博士搞的鬼，却无法可施。如果不使用自动降落装置，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冒险进入大气层。不过提摩太博士竟能制造出笼罩住整个星球的电磁风暴，可见此人神通已经不小，别的星球人要想俘虏他，怕也不很容易。斐人杰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不必冒险。他指示太空船脱离轨道，星球航向第二个目标。太空船刚脱离轨道，红色星球上的电磁风暴就停止了，斐人杰暗自点头叹道：

“这位提摩太博士想不到已有这般修行，一百多年的工夫没有白费。可惜他走火入魔，竟如此不通人情！算了算了，我也不必跟他一般见识。”

他遂又专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去。五年后，太空船又来到第二个目标星球。住在这儿的，是位有名的数学家，戈德博士。吃了一次闭门羹，斐人杰这回可不再抱多大希望。他照例进入轨道，发出电讯。出乎意料，回电竟热烈欢迎他降落，详细的着陆指示，也立即由地面控制站送入船上的中心计算机。

“总算碰着个讲理的。”斐人杰想。

太空船顺利着陆，斐人杰把盛自己脑子的黑匣子从控制器取出，装入 A—3 式机械服肚内，便摇摇摆摆地爬出太空船。首先映入电眼的，是新笋也似凭空拔起的一座青峰，像极了家乡桂林的山水，他不禁脱口赞道：

“好山！”

“你也喜欢这座山？”一个声音说道。斐人杰忙转动电眼，只见山脚缓缓走来一人，身着黑袍，红面黄须，气概不凡。斐人杰惊喜参半，上前问道：

“是戈德博士吗？”

那人微笑着点点头。

“你大概是新从地球来的太空巡视者了？”

“是的。我叫斐人杰，20 年前刚成为超人的。”

“地球上最近有什么新闻没有？”

“哦...还是老样子，没有战争，大家都过得很快活，经济嘛，也很繁荣，在安定中不断地求进步，人口吗，还是 200 亿左右.....”

那人突地笑了起来。

“好了好了，这种新闻，不听也罢。我要知道的是轻松的消息，譬如流行些什么歌曲啦，出了什么新书啦，等等。”

“这个吗？”斐人杰搔搔电视眼，“真抱歉，我一直忙着做研究，不大留心这些。”

不过船上有完整的图书馆和资料库，我可以把近 50 年的资料、图书都录一份给您。”

“算了，他们让你带的都是些宣传品。什么能度量方是合理，合理性才能存在，都是鬼话，我听得腻了。谢谢你，我不要。”

斐人杰愕然望着戈德博士。这位红面黄须的数学家委实有点怪，言论很偏激呢。他刚才的话，如果还是在地球上，就足以送他进反理性治疗院了。但也许他是故意拿着这些话来套自己？也许他是超人中的理性检查人员？斐人杰立刻就提高了警觉。他只是个初出道的超人，脑袋搬家才不过 20 年，

不可就因为乱说话断送了自己研究工作的前程！

戈德博士没留意斐人杰的反应，自顾自地说下去。

“在这里孤家寡人的呆了 140 年，闷气也真够闷气。谁来都说这儿风景很好，有山有水的。风景是不错，可是光是风景好有什么用？唉，你们这些新来的超人都似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问你们家乡有什么新闻？你们就说没有战争，经济繁荣……”

他又笑了起来，望了斐人杰一眼。

“好了，刚见面不谈丧气事。你既然来了，索性多住几天，陪我下两盘棋。整天跟阿丁下棋，久了也无聊得很。”

戈德博士的研究所，原来就在青峰后头，临着一泓清潭。研究所是一栋半圆形的建筑，不知是什么材料砌成，似泥非泥，似钢非钢。正面濒湖处是阳台，戈德博士便在阳台上设宴为斐人杰接风。他手下有位矮胖的机器人，就是他唤做阿丁的，搬来一桌奇异的果物。戈德博士说了声请，就自个儿大嚼起来，斐人杰在一旁干瞪眼。隔了好一会，戈德博士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斐博士，你为什么不吃呢？好得很哪。”

斐人杰啼笑皆非。

“我……我没有嘴，也没有肚肠，如何吃法？您的好意我脑领了。”

戈德博士一愣，突然哈哈大笑，笑得人仰马翻。

“真对不起，我竟忘了你没有嘴。当然当然，你说得不错，今天的盛宴，你是无福消受了。”

“戈德博士，我……我正要问您，您怎么会……回复人身的？”

“这是我自己设计制造的胶泥肉体，跟地球上现有的 A - 8 式机械服相似，不过更进步些。穿上我的胶泥肉体，不仅会吃饭，会打嗝，还会闹消化不良，会放屁。怎么，你没带一套 A - 8 式机械服出来？”

“他们不准我带，说是在大空不需要这些。”

“谁说不需要？你到任何星球看看，哪个超人不是打扮得一表堂堂的？就算是斯科尼博士，他住在一个星球上，大气中有 17% 的二氧化硫，20% 的氯化氢，所以他隔了几天塑胶脸孔就被毁容一次。即使这样，他还不厌其烦地替自己制造新面孔。你瞧，这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没有肉体，你总觉得你不成个东西，心理上的压力太大了。”

这话正刺中斐人杰的痛处，他不由得长叹一声。戈德博士又笑了起来。

“别丧气，好在你碰到了我。明天我带你去我的工厂，叫阿丁替你做一具胶泥肉体，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斐人杰大喜，当下便谢过了。第二天，戈德博士带他到工厂去。工厂座落在湖的另一边，也是栋半圆形的建筑。里头像个人肉作坊，横七竖八，堆满了已成形未成形的人体，断。臂残肢，满地都是，看得斐人杰心惊不已。原来这星球特产一种胶泥，经过酸性处理硬化后，弹性色泽和人肉相去无几。戈德博士发现这种胶泥后，就开了这人肉作坊，不仅自用，也做来转赠别的超人朋友。戈德博士嘱咐阿丁也替斐人杰造一副骨架和肚内的精细机器，然后再依斐人杰的指示，慢慢糊上外头的肌肉，务求造得惟妙惟肖…

因此，斐人杰就暂且在这星球住下了，时而陪戈德博士下下棋，时而监督机器人阿丁糊自己的皮，时而出去游山玩水。从戈德博士的谈话里，他也慢慢了解了超人生活的大概：超人们可以分两类，有的如斐人杰碰过钉子的提摩太博士，除了研究学术外什么也不过问，只是埋头苦干，数百年如一

日。超人们对科学的发展能有偌大的贡献，都是这批人经之营之的结果。也有的像戈德博士一样，搞了几十年后就看开了，懒得再为学问而学问，就没事找事地在太空里混日子。他们也想家，可是有一次斐人杰问戈德博士为什么不干脆回地球？戈德博士却叹着气说，他虽然已不在乎学问和真理，但是自己在地球上已闯出名声来了，别的超人都颇有发明，自己若空手回去，虽然是胶泥面孔，也挂不住那份难堪。斐人杰听了，也没话好安慰他。

戈德博士的研究所内有间密室，在斐人杰面前戈德博士从不去开它，可是斐人杰却注意到每天晚上——这星球的一天等于三个半太阳日——等斐人杰睡了，戈德博士总要偷偷摸摸地到那间密室里去一次。斐人杰以为这是他的私事，不好追问。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阿丁糊好了斐人杰的胶泥肉体。这天斐人杰到工厂里试穿上胶泥肉体，揽镜自照，果然英俊潇洒，仪表非凡，看不出是个泥塑土偶。他重谢了阿丁，便得意洋洋地跑回研究所。却是合该有事，戈德博士不在里头。斐人杰知道他又去探矿了，半天不得回来，心中突然一动，他何不趁机探看探看那间密室？

密室的门没锁，斐人杰推开门，立刻就傻了眼。室内没有别的摆设，只有一张大床，床上躺着一位女人。斐人杰端详了好一阵，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她。他猛地忆起，从前上萨洛玛教授的课，曾看过一张近古时代的旧片子，由 20 世纪中叶一位电影“明星”主演的，当时印象很深。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玛丽莲·梦露！”

这句话好像触动了什么机钮，床上的玛丽莲·梦露立刻活动了起来，伸个懒腰，半睁开惺松的睡眼，似醉似痴地对他说。

“你来了吗？请坐请坐。”

“我来了，宝贝。”

20 分钟后，暴跳如雷的戈德博士从外头直冲进来。

“混蛋！我待你不薄，你竟做出这种寡廉鲜耻，忘恩负义的事！给我滚！”

“戈德博士，请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滚！”

斐人杰被戈德博士拉着耳朵提了出来，床上的玛丽莲·梦露犹在喃喃地说：

“你去了吗？不送不送。”

就这样，斐人杰很不光彩被撵出了戈德博士的星球。

## 七

此后的 50 年里，斐人杰又访问过许多超人。他们有的忙着从事研究工作，就尽快打发他走路。也有的会留他小住一阵，谈谈人间世和超人的婚姻问题，未了总是相对唏嘘。

斐人杰发现，能够像戈德博士那样金屋藏娇的并不多见。也许别的超人不及他手巧，也许唯独他的星球特产那种胶泥，没有谁能复制出另一个玛丽莲·梦露来。住得近些的，有时还可以聚聚，凑桌桥牌，那孤苦伶仃的，也只有凄凄凉凉冷冷清清地熬上个几百年。

见识的超人多了，斐人杰脑中存积下一大堆问号。回想当初他自己做超人的动机，是为了研究科学，追求真理。但他亲眼见到至少有半数的超人已放弃了研究工作，又无颜回地球，便在太空里鬼混。这和从前胡博士对他

鼓吹的大有出入。他不由得渐渐开始怀疑，人毕竟还是人，硬要剝出脑子，使他变成超人，恐怕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事吧？

至于那些仍专心致力研究工作的超人，他们的成果，是否可以补偿其他超人以及他们自己的牺牲呢？斐人杰也感到怀疑。就拿提摩太博士来说，他的确是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有 200 年的道行，端的是功力非凡；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领，斐人杰是领教过的。

但是提摩太博士研究的成绩，多半秘而不宣，不仅世人不知，其他的超人也不知。斐人杰想象不出，这样的研究，对谋求人类幸福会有什么帮助。他未免忆起丹娜的话。也许丹娜是对的？如果真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这样的学问，对世人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超人中除了自然科学家外，也有不少位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的表现，同样令斐人杰失望。例如在陶塞蒂星系的第二颗行星上，他曾见过一位文字创作科学批评家，达赛博士。达赛博士极骄傲地引导斐人杰参观他的图书馆，据他说世界上所有图书的磁带拷贝，都收藏在这图书馆里。穷数百年之力，达赛博士刚完成了最精密、最完善、最科学化的图书分类工作。他宣称几百年来文字创作科学的批评，到此算大功告成，告一结束。

“以后呢？”斐人杰问道。

“以后吗？如果再有了新书，就拿我科学的文学批评法加以分类批评归档就得了。

我不妨做个示范表演。”

他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卷磁性录音带。

“这是一本新出版的小说。你看，我把它放进转盘，再一揿电钮，好了！我的计算机开始研究批判这本小说。它首先一句一句地阅读，分析作者的基本文字技巧。然后一章一章地阅读，分析作者是否适用了对比、象征、暗示？主题再现的频率多少？引用了多少典故？和前人的作品何处相似？何处暗合？最后它再整个阅读一遍，做一个综合分析，并从资料档案中找出这位作者从前所有的著作，加以比较批判。你看现在磁带已向回转，这表示计算机已读完一遍，正准备进入第二阶段的文学批评。惊人的迅速，对不对？普通一本 20 万字的著作，计算机可以在 5 分钟之内分析批判完毕。假如你来做这工作，也许几天还做不完呢，哈哈！”

正说间，计算机格登格登直响，吐出一叠卡片。达赛博士拿起卡片胜利地说：

“好了，全在这里了！”

斐人杰凑过去看看，只见卡片上打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他不禁迷惑了。

“这就是……这就是文学批评吗？”

“不错，你看看这些统计数字！”计算机又答答作响，吐出一卷图表。“你瞧瞧这些美妙的曲线！全在这里了，这本小说的精华，全在这里了！”

斐人杰拿起一张图表，直看横看左看右看，看不出啥苗头来。

“哦，很抱歉，我是个外行。我只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这些卡片和图表，我能够看出这本小说是好是坏吗？”

“嘘！”达赛博士的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跳过来捂住斐人杰的嘴，“不许说这种褻读的话！好坏关乎个人的价值判断。文学批评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怎可做价值判断？”

“但是，但是，”斐人杰在达赛博士有力的铁腕中挣扎着，“如果文学批评只能给我一大堆图表和数字，却不能分析给我看一本小说的好坏，这样的文学批评有什么用呢？”

“胡说！为甚么没有用？你难道忘记了我们理性的 23 世纪的基本信条了？能度量方是合理，合理性才能存在！理性，理性，只有理性！价值判断没法度量，没法度量就不合理，不合理的就不能存在！这么简单的推论，你难道都忘了吗？亏你还是超人，我看你该进反理性治疗院了。”

最后一句话立刻使斐人杰清醒过来，他极谦卑地向达赛博士道歉，请求他原谅自己的无知。毕竟他只是个外行，原不配批评达赛博士伟大的研究成果。达赛博士这才放了他。斐人杰一溜烟逃回太空船，忙不迭发动引擎，钻入太空。

从此他对社会科学家们，都保持着一份职业上的敬意。被送入反理性治疗院，毕竟不是闹着玩的事。

在大空游荡的第 89 个年头，斐人杰终于碰见了另一位太空巡视者。这位太空巡视者刚从地球来，带给他太空研究总署的一份命令：他的职务已被解除，应立即返回太阳系，向太空研究总署报到。

“怎么，我的任期已满，还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斐人杰惶惑不安地问。

“都不是。”新来的使者说，“事实上，所有在太阳系以外的超人都奉命立即返回太阳系，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我的任务，就是通知你们大家。”

“出了什么事？有别的星球人进犯太阳系，需要我们回去参战？”

“别瞎说。”使者欲言又止，“我奉命不准透露任何消息。你回去就知道了。”

“请别卖关子好不好？”斐人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回太阳系还有 20 光年的路，你忍心再吊我五六十年胃口吗？就算做桩善事吧。何况我现在就动身直接回去了，怎可能泄露机密呢？”

使者想了一想，说：

“也罢，就告诉你一部分。这次所有的超人都奉召回太阳系，是为了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

“什么会议？”

“会议的详细内容，我也不清楚。不过大概主要将讨论几位超人科学家最近的重大发明所可能带来的影响。这桩发明，也是我们全体超人都久已期待着的。我相信你知道了，一定也会感到很兴奋。”

使者停了停，慢吞吞地说：

“我们终于成功地造出了人工脑。”

## 八

星光灿烂的夜，蓝色的地球高悬在天空。月球上太空研究总署附近，不断有大空船降落。超人们两两三三地聚在总署门口聊天。每艘太空船降落后，里头便摇摇摆摆地走出一位超人，一会儿就加入门口聊天的人群。空中有一艘警备艇绕着圈子在巡逻，尾部的红灯一闪一闪，艇首间或吐出一道白光，那便是有新的太空船到达的讯号。周围 100 哩的区域，早经电磁封锁——这是提摩太博士的发明——必得警备艇发出讯号了，地面的控制站才暂时解除电磁封锁，让新来的太空船降落。这么森严的戒备，这么多超人的出现，都显示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比寻常。人类未来的命运，即将在会议中

被决定。

终于，不再有太空船着陆，总署门前也已聚集了近 200 位超人。有一位超人从总署里走出，大家认得他是太空研究总署总理地球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坂田博士。坂田博士微笑着对大家说，该来的超人代表们都来了，请大家进去开会。超人们便闹哄哄的涌进会场。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群人啊！从太空回来的超人代表，多半穿着旧式的 A—3 式或 A—8 式机械服，或恃气垫擦地滑着，或仗机械腿蹒跚走着。也有那专心研究的超人，A—3 式机械服已满是铁锈，拄着拐杖缓缓而行。他们都坐在会场的一边，遥望去如一排水筒。

另一边是来自地球的超人代表们，有的是政治管理科学家，有的是军事科学家。他们在地球上位居要津，因此都仪表非凡，穿着新式的 A—15 式机械服，简直和凡人没有两样。

从太空回来的，有两位模样最潇洒，颇引起众人注意。其中一位是戈德博士，另一位就是斐人杰。斐人杰进来时和戈德博士打了招呼，正想问他玛丽莲梦露近况如何，戈德博士却对他怒目而视，斐人杰只好笑笑，在史普克博士旁边坐了下来。

众人正在喧闹，坂田博士爬上了讲台，敲敲木锤，大家便安静下来。等没有人讲话了，坂田博士磨磨假牙说道：

“各位超人代表：今天我们在此召开银河系超人联席会议，所有的超人代表都能准时出席，本主席感到非常高兴。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有的代表也许已经知道了，有的也许还不明白，所以我在这里简单地报告一下。”坂田博士又磨磨假牙，“大约在 102 年前，我们在火星的第七研究中心有了一桩重大的发明。在座各位大概都晓得，第七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人工智慧的研究，负责的两位专家是提摩盛科博士和拉维博士。他们两位经过 200 年的不断研究后，终于制造出了第一个人工脑。是的，人工脑！”超人代表们纷纷交头接耳。坂田博士不得不敲敲木锤：“请安静，请安静。这真是一桩了不起的大发明，从各位的反应，就可看出各位都明白这发明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主要原因。为了使各位彻底了解这发明的意义，我现在就请两位发明人亲自来报告发明人工脑的经过，以及他们认为可能带来的影响。”

坂田博士跑下讲台，过去请提摩盛科博士和拉维博士，大家开始鼓掌。提摩盛科博士和拉维博士站起来向大家鞠躬，又和坂田博士咬了一阵耳朵，坂田博士双手一摊。跑回讲台。

“各位代表，提摩盛科博士和拉维博士因旅途劳累，发声系统发生故障，无法亲自报告，他俩感到非常抱歉。现在他们推荐布朗博士代表第七研究中心致词。布朗博士是两位博士的得意助手，帮助推动人工脑的研究，厥功甚伟。让我们鼓掌欢迎布朗博士！”

大家又开始鼓掌，布朗博士微笑着站起来，向大家鞠躬，然后从容步上讲台。

“各位代表！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人工脑的研究发明经过。首先我得强调一点，人工脑并不是一架性能特优的计算机！开会以前，我听到有人在说，人工脑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早已有‘电脑’，就是大型计算机吗？所以首先我必须分析两者的不同。

“我们都知道，人脑大约有 100 亿个脑神经细胞。如果将每个神经细胞

看做一个开关，那些人的意识思考就是这 100 亿个开关不停活动的结果。当然，脑神经细胞远比一个开关要复杂得多，但理论上我们仍可用电子线路来模拟脑细胞的功能。如果一个电子线路能替代一个脑细胞，那么我们若制造出一具 100 亿个电子线路的计算机，它岂不就和人脑相同了？

“但我们一直无法造出这么一具计算机。第一个问题，是重量的限制。即使每一个电子线路只有十分之一克重，这样一具计算机，也将会有一千吨！事实上我们造不出这么大的机器。就算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得面临更困难的第二个问题：如何连接这 100 亿个电子线路？要解决这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所有脑神经细胞间的连系。这样的连系，少说也有一亿亿根。因此，如果我们真要造一具可以称得上是‘电脑’的计算机，它得有 100 亿个电子线路，一亿亿根连线。即使我们超人也做不了这样的事。

“我们第七研究中心因此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也可说是更自然的方式。我们不制造电子计算机，而设法直接制造脑细胞，让脑细胞在特定的环境下自己组织成新的、更复杂的集丛。这里面的问题当然也很多，但是我们很骄傲地告诉各位，我们已造出了这样的人工脑！它只有 5 千克重，比真正的人脑重不了多少。它的功能却跟人脑完全相同。在初制成时，它也跟婴儿一样的浑沌未开，但是它会学习，也能记忆，而且学得比人更快。

只要经过 5 年的教育，人工脑就具有 30 岁成年人的智慧。再训练两三年，它就可以成为一位优良的物理学家、数学家，或者任何门类的科学家！”

布朗博士微笑着停下来。台下的超人代表们听得着了迷。

“我们第七研究中心，从造出第一个人工脑以来，又继续研究了 100 年。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在两个月内生产一具人工脑，一年生产六到七具。我们也设计成功了人工脑教育机。人工脑被放进教育机内，经过八年左右，就被训练成一位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在已制成的 60 几具人工脑，有两具智商高达 250！12 具智商在 180 以上，其他的智商也都在 130 以上。它们的智商，更都在 250 左右。换言之，以人间的标准来看，人工脑至少是天才，有的还是超天才！”

“老天！”坐在斐人杰旁边的史普克博士微喟一声。斐人杰自己，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简直……简直不可思议！布朗博士又继续说下去：

“各位代表们，我刚才大略报告了人工脑的发明经过和目前的生产状况。现在我必须谈到，有了人工脑后，人类的未来会有怎样的改变。

“我刚才已指出了，人工脑智慧甚高，又极有理性。回想人类的演化过程，最显著的进步，就是智慧的继续提高和理性的不断增长。往这方面的进步，在起初的 50 万年中虽甚迟缓，近数千年却有飞跃的发展。尤其这两三百年来，由于超人们的出现，人类可说突破了智慧和理性发展的最后瓶颈。他不仅被从肉体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可以专心致力于真理的追求和科学的研究，他同时也逃出了拥挤窄小的地球，从此任意遨游于太空三界。超人的出现，遂带来了近三四百年来科学的突飞猛进。

“但是超人天才还有许多缺点。生命有限不说，他的智慧也受脑的体积所限，只能达到某一程度。至于他的理性，还是弱得可怜，据我所知，有不少超人竟会对研究没有兴趣，甚至有的还不能摆脱性的烦恼！另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超人的肉体失却恐惧症。

由于对肉体无端的向往，有许多超人一定要保留肉体的外壳。这都证明了超人还并不是最完美的人类。

“现在，我们有了人工脑。它不仅寿命长达一万年，大小也可任意改变，其智慧的发展更是无止境的。它从没有在肉体内生活的经验，因此也不会有对肉体无谓可笑的依恋。它具有人类一切的美德，却丝毫没有人类的缺点。它，毫无疑问的，是人类进化的最终目标！”

“回顾起来，人类由野蛮到文明而超人而人工脑的进化过程，实在是最合理不过的。”

只有野蛮人才能进化成文明人，只有文明人才能进化成超人，也只有超人才能创造出人工脑。每一个阶段的人类都为下一个阶段铺路，在完成任务后自己也被取代。当然，重叠的现象不是没有。例如近古时代的 20 世纪，野蛮人和文明人就并存于世，但野蛮人终被消灭。在 24 世纪的今日，凡人也和超人并存于世，我相信凡人不久也将被消灭。然后，就只剩下超人和人工脑了。就这样，人类不断地升华，不断地进化，终于完成了宇宙赋予人类的伟大使命！

“所以，我向各位代表呼吁让我们迅速开始大量生产人工脑！”

布朗博士讲完了，台下鸦雀无声。斐人杰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布朗博士讲得太快，许多观念来得太突然，他几乎来不及消化了。他小心翼翼地

说：“布朗博士，我能不能问你，你根据什么理由推测，人类不久将被消灭？”

“我没有这么说。人类是个总名，野蛮人、文明人、凡人、超人和人工脑都是人类。”

我只说凡人不久将被消灭。”

“但是谁会来消灭凡人？别的星球人吗？”

“当然不是！我们，就是我们超人自己动手消灭凡人。”

斐人杰几乎跳了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要消灭凡人？不要忘记我们也来自人间。消灭了凡人，也就不会再有新的超人，等到我们中间最后一人死亡，超人和凡人就统统绝种了！”

“我的朋友，这正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野蛮人虽蠢笨，他总会想法生存下去，直到文明人消灭了他们。凡人虽愚，却也不自陨灭。前人怕原子弹会毁灭人类，结果事实证明这种顾虑完全多余，人类才不肯毁灭自己呢！现在人工脑虽已出现，你如果要人类全体自杀，他们断断不肯如此。那么谁来铲除凡人呢？就是我们超人了。超人比凡人智慧高，比凡人有理性，所以他晓得凡人该被消灭。他也承认人工脑比他强，所以自甘让位给人工脑。超人是凡人进化到人工脑中间的桥梁。没有超人，这蜕化断不能成功。”

但是一旦蜕化成功，超人也就完成任务，可以含笑九泉。这是宇宙赋予我们超人的伟大任务，我们真该感到光荣！”

“bravo！bravo！”一位超人在用力鼓掌，是提摩太博士，“布朗博士的话深得我心，我也久有此想。人是必须加以克服的，我们超人正是引渡人类的筏子。只是我还有一点不明了，为什么必须斩尽杀绝凡人？我们反正可迁居别的星球，让凡人自生自灭不好吗？”

“这是因为地球的环境最适宜培养人工脑，而且我们可以利用地球的人力大批培植，从年产量六具增加到年产量几万具！但是凡人如果知道人工脑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又要利用他们来做事，他们断断不会愿意的。所以我们必须先制伏他们。这倒很容易，根据第七研究中心的实验，只要在凡人大脑



某部插入探针，便可完全控制住他。我们可以一方面要凡人帮助培植人工脑，一方面禁止他们继续生育后代。这样一两百年后，凡人自然绝种，我们也已造出了数百万人工脑。两千年后，超人也都过世，人工脑从此便生生不已，人类的进化，遂达到最高峰，岂不妙哉！”

“好，我完全同意你的话。”提摩太博士说，不少超人随声附和。

“慢着！”斐人杰又跳了起来，“岂有此理，哪有听你一席言语，就断送200亿生灵的道理？至少得让我们瞧瞧人工脑是什么玩意儿。说不定人工脑只有某方面能力特强，其他方面完全不成呢！那咱们灭了自己，却并没有成全它，岂不冤枉？”

“赞成！”坐在一旁的史普克博士大声嚷，那边的戈德博士也在鼓掌，一时颇有声势，会场秩序大乱。坂田博士忙不迭跳上讲台，敲起木锤。

“请各位安静！请不要再吵了。我这里有一份31位超人联合署名的信。他们都先后参与过人工脑的研究工作。他们愿意证明在100年的研究过程中，人工脑的表现优于任何一位超人科学家，情绪的稳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现在把这封信送入各位的脑中，各位可以自己估量估量。我想这答复了斐博士的问题，对不对？”

斐人杰语塞，气忿地坐下。

“我这里还有一大堆关于人工脑的资料。”坂田博士说，“每位代表即可收到一份。

我想现在大家多少已明白问题的焦点所在。这次会议，先有两天的分组讨论，还有三天的公开辩论。经过这样慎重的考虑，我想我们就可决定凡人的命运了。”

“可是我们有权利决定人类的命运吗？”斐人杰又站起来大喊，这次却被众人一致噓了下去。

于是超人代表们开始两天的分组讨论，然后是三天的公开辩论。在这五天里，斐人杰费尽唇舌，死命地为凡人辩论。他有时觉得是为保卫全人类而战，有时又觉得似是专为他的丹娜。他无论如何也不容许他们将探针插入她脑中！他控诉，他恳求，他怒吼，他悲泣，他口若悬河地雄辩，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嘶喊，但都没有用处。超人代表们听得进布朗博士冷静的分析，却对他感情用事的呐喊嗤之以鼻。始终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成为最亲密的战友的，倒是他的老冤家戈德博士。最后的表决，超人代表们以172票赞成对13票反对和3票弃权通过了布朗博士的提案：“控制凡人的工作，应于最短期间内实现！”

大量增产人工脑，为未来的新世界铺路！”

会议完毕，失意的斐人杰又碰到了戈德博士。两人相对长叹。

“真没想到人类竟落得如此下场。”戈德博士说。

“你我也算尽了力。你现在打算怎样？”

“回我的小小星星去。至少阿丁和玛丽莲·梦露还忠心耿耿地在等我。地球是完蛋了，这群疯子！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你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心有未甘。”

“算了吧，你斗不过他们的。跟我走，我替你捏一个碧姬·芭铎，如何？”

斐人杰摇头苦笑。戈德博士耸耸肩，自个儿上了太空船。斐人杰颓然坐下。有人拍拍他肩膀，他抬头一看，是布朗博士。

“斐人杰博士，我必须告诉你，我很敬佩你在会议中表现的奋斗精神。”

我觉得你虽败犹荣。”

“你们赢了，还说他作甚？”

“还有一桩。你不是想看看人工脑吗？”

“现在不想看！”斐人杰的态度近乎粗暴。

“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布朗博士温文尔雅地说：

“我的脑子就是第一个人工脑。”

## 九

芝加哥的下午。黑人区附近，一位高瘦的东方青年冒着，大雨，浑身淋得湿透地在人行道上徘徊，来往的路人莫不对他投以惊奇的目光。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撑着雨伞过来。

“年轻人，别尽在淋雨，你这样会得肺炎的。”

“谢谢您关照，我不在乎。”

老太太怜悯地说：

“年纪轻轻的，何必这么糟蹋自己呢？准是和爱人闹别扭了，对不对？”

青年点点头，雨水沿着乱发淌下。

“刚闹的别扭？”

“不久以前。”青年想说，正是 150 年前。

“你到这附近来找她？”

“是的。我听说她在这儿的一家啤酒店做女招待，所以就老远赶了来。”

“问我吧，我也许知道。”老太太非常热心，“我就住这条街日上的公寓，附近的熟面孔我都认得。她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什么模样儿？”

“她叫裘娣·史密斯，大约 25 岁吧，是个混血儿。我有她一张照片。”

青年掏出皮夹，老太太从雨伞底下凑过脸来，瞧了半天，突然惊呼一声：

“哦，这不是爱弥丽吗？”

“对！对！她的小名正是爱弥丽。您认得她？”

“当然，她就住在附近，是个很好的女孩，我们都很喜欢她。她不但在啤酒店做事，还去补习班学会计，很知道上进呢。可是，”老太太困惑地瞧着那青年，“爱弥丽已经结婚两年了，也许她不是你要找的……”

“她是不是混血儿？”

老太婆慢慢摇头：

“我想不会吧，爱弥丽双亲都是美国人呀……慢着，对了，我听爱弥丽说起过，她的血液有法国血统和中国血统，也许她祖先曾经和……”

“那就对了！”青年急切地说，“请您告诉我，她住在哪儿？”

“可是，我的老天，你难道不明白吗？她已经结婚两年了，小俩口感情挺好的。你现在去找她已经太迟了。”

“放心吧，我只要再见她一面。只要再看她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您一定得帮我这个忙！”

“好吧，既然如此……我想她现在还在‘好望角’啤酒店。你从这儿再往下走两条街，向右转，就看得‘好望角’的招牌，是间地下室……”

“多谢！”青年拔腿就跑。老太太看他背影消失在路口，突然起了一阵感慨，不由得掏出小手帕来擦擦眼角：“想不到这年头还有这样纯情的少年，实在难得，实在难得！”她不知怎的又想起了自己的死鬼丈夫，遂又热泪满眶，忙低着头走了。

青年找着好望角啤酒店。老太婆说得不错，是间地下室，墙上贴满了旧画报，棒球队的照片，已呈黄色的报纸剪贴，墙角横七竖八写着打油诗，头顶天花板上还露出一节节的水管和电线。因为是下午，柜台前只有三两位客人，一位蓄络腮胡的胖子无精打采地弹着钢琴，唱着一曲流行歌曲：《我心爱的人儿》。

“啊，我心爱的人儿  
为了你的缘故，我憔悴到这般模样  
才动过移植手术的头皮，又秃了那么一大方  
许是手术没弄妥当吧，人说  
但我明白，这是由于我对你的思量  
啊，我心爱的人儿  
你可别信人的恶意中伤、  
不错，我曾有过三位新娘。  
她们却留给我一笔偌大的家当...  
三副眼球

（蓝色黑色和棕色的）  
一具性能良好的心脏  
和两只包君满意的膀胱  
啊，我心爱的人儿  
你万万不要上玛门的当  
珍珠翡翠和金刚钻  
哪抵得上我的人体器官储藏？  
你只要跟了我  
我就双手献上前妻们的眼球心脏和膀胱  
哪怕你活到一百八十八岁  
也能青春常驻永远健康  
啊，我心爱的人儿  
你可愿做我的四任新娘？”

青年随便找着一个角落坐下，好一会才有一位女招待走过来。

“一盘意大利烤饼，一壶啤酒。”

女招待点点头，不好久就端来烤饼和啤酒。青年又说：

“请问你认得裘娣·史密斯吗？”

女招待奇怪地望他一眼。

“我就是。有什么事？”

“啊，原来就是你！”青年仔细打量她。她身材窈窕，碧眼褐发，小巧的鼻子，依稀有点像丹娜。青年恳切地说：“我能不能和你谈谈？”

“谈什么？我并不认识你！”

“可是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小名叫爱弥丽，你丈夫叫史华兹，在一家运输公司做事。

你们有个刚满周岁的小孩叫保罗。半年前你们刚从洛杉矶搬来芝加哥，对不对？”

她看着他，眼中流露出恐惧。

“你.....你是理性检查人员？”

他笑着摇摇头。

“别怕，我不是的。我是你曾祖母的父亲。”

“你什么？”

他掏出证章，她瞥了一眼，拿手掩住嘴。

“你是超……”

“别嚷！你现在相信了吧？我在成为超人前，曾结婚生有一女人就是你的曾祖母。”

“她叫斐曼丽，对吧？”

“我不知道。我怎会记得曾祖母的名字？”她不住搓弄着围裙，“您找我有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事。我刚从太空回来，有几个月假期，就到地球各处寻访我的子孙。”他看看表。“你什么时候下班？”

“5点钟，就快了。”

“愿意招待你的曾祖父吃顿晚饭吗？”

“当然……当然，欢迎您光临……我得回去工作。”

“好，去吧，我就在这儿等你。”

她像小鹿脱了樊笼，赶快逃到柜台后头去，假装忙碌工作，却不时偷偷望他一眼。

斐人杰暗自好笑。也难怪她紧张，突然来了个二十来岁的东方青年，却自称是她的曾祖父，叫她如何不慌呢？斐人杰吃完一盘烤饼，喝完一壶啤酒，已是5点了。那可怜的女孩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过来。

“咱们走吧？”斐人杰轻松地说。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先去托儿所接保罗，再去买一些菜……”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有的是时间！”

雨已经停了，人行道还湿漉漉的。他们沉默地走到托儿所，她进去领出了两个小孩，坐在一辆婴儿车上，一男一女，都才一岁多。

“好可爱的一对。男的想必是保罗了。女孩儿是谁家的？”

“是邻居麦考伯太太的小孩。”

“我帮你推吧。”斐人杰不由分说，抢过车把。

“谢谢。”

街角转过来一辆宣传车，播音器中一位女声正在说：

“……请大家不要忘记，在星期六前到离您最近的卫生站注射脑瘫症预防针。不论大人小孩都必须接受预防注射。如果过期末接受注射，您可能会被罚锾，甚至受到更严重的处罚。请勿自误……”

“啊！”爱弥丽轻呼一声，“我倒一直忘了这回事。今天已经是星期三，明天得带保罗去卫生局了。”

“去接受脑瘫症预防注射？”斐人杰愤怒地说，“不必去！这种注射有害无益。”

“我也是这么说。听说预防针得注射在脑部，像保罗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而且，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有脑瘫症这回事，不知为什么，当局把脑瘫症说得这么恐怖，简直谈虎色变，好久也没有过这么厉害的流行病了。”

“哼，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流行病。”

“大概又是一种文明病。现代文明真是害人！”爱弥丽叹了口气，“没办法，明天还是带保罗去一趟。不然若真生了脑瘫症，那也不得了。”

斐人杰没说话。他们经过一家超级市场，爱弥丽要进去买菜。斐人杰

说，刚下雨，空气挺新鲜的，他带两个孩子在外头等着吧。爱弥丽不疑有他。10 分钟后，爱弥丽买菜回来，哪还有斐人杰和两个孩子的影子？她急得几乎发昏，忙抓住旁边站着的一个老头：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的东方人，带着两个孩子的？”

“不错，他们走了。他还给我一张纸条，说是如果有人问起，就交给那人。”

爱弥丽忙打开纸条，只见里头歪歪斜斜地写道：“为了拯救人类，这两个孩子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不必再找他们。”

她看完了，尖叫一声。向后便倒。

## 十

斐人杰把两个孩子放进太空船的低温高压冷藏库里，从冷藏库的玻璃窗口看到两个孩子被冻成冰柱，他才松了口气。假如他的运气不错，两个孩子便会像白雪公主一样沉睡个几千年。等太空船到了目的地，他再将这两个孩子解冻，从现代科学的魔法里唤醒他们。

斐人杰的计划很简单。他知道自己孤掌难鸣，无论如何也斗不过所有的超人，所以决心拐了两个孩子从地球逃走，逃向银河遥远的另一端。他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新的地球，在那里唤醒沉睡中人类未来的祖先。隔了数百光年，银河系的星球又如此众多，他估量超人们和人工脑人们一定不会找到他。即使找到了，也许那已在数千年后，新的人类也许又已发展出足以和人工脑文明相抗衡的文明。假如不幸新的人类仍不能战胜人工脑人，那么……斐人杰觉得不必想得太远。只要能保全住人类，一切仍是有希望的！

他遂驾了太空船离开了地球，在银河中漂泊了 1000 年。在这漫长的 1000 年中，他访问无数的行星，最后终于在银河偏僻的一角找到了一个小星系。那个小星系也有九颗行星，绕着和太阳大小相似的一颗三等星旋转着。其中的第二颗行星，也有空气和水，和地球的环境差不多，斐人杰就将太空船降落在这颗行星上。他发现地表已久为原始森林所覆盖，巨大力恐龙在森林中遨游，长颈的翼手龙在空中滑翔，小猿猴在树梢跳跃……他立刻爱上了这颗星球。生命原已充满了这个世界，他决定让他保存着的两条生命也加入它们的行列。

首先，他将小男孩解冻。小男孩醒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斐人杰觉得无比欣慰。

1000 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于是他运用超人的知识，在原始森林的一角为小男孩开辟出一个乐园。恐龙、原始犀、长毛象……所有巨大的生物，都被他逐出了乐园，只留下那些无害的小动物陪伴着小男孩。小男孩渐渐长大，他就教小男孩许多技艺，教他识字——当然是中文——告诉他草木虫鱼之名。小男孩聪敏好学，有一天，他突然问斐人杰。

“万物都有名字，我有没有名字呢？”

“你叫亚当。”斐人杰不假思索地说。

“万物都有来历，我从何而来呢？”

“你来自泥土，将来你还要回到泥土里去。”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转眼间亚当已经七岁了，斐人杰看见亚当逐渐长大，却整日价斗鸡逐狗，不务正业，颇为忧虑。一天，等亚当睡了，他便回太空船去，将女娃儿解冻。第二天，亚当醒了，见乐园里又多一人，大为

吃惊，便跑去问斐人杰。

“她是女人，她的名字叫夏娃。”斐人杰回答他。

“她是从哪儿来的呢？”

斐人杰指指亚当，意思是叫他自己想想。不料亚当一低头，看见自己的肋骨，遂拍手笑道：“我知之矣，女人是我的肋骨变的。”

斐人杰见亚当小时倒还聪敏，越大却越发糊涂，叹了口气，也就不愿多说。

不过有了夏娃后，亚当却逐渐把游手好闲的习气改去不少，斐人杰看在眼里，倒还满意。又是 13 年过去，亚当已经 20 岁了，夏娃也已 14 岁，两人整日厮混在一起。一日，斐人杰在太空船内闲坐，突然想起，两人年岁已长，渐晓人事，礼教之防毫无，若任他俩启由发展下去。将来的人类，恐怕都不晓得有婚姻一事，不如让他俩早早结婚，将来也可成为上种制度。他既起了这念头，就急忙到园中各处寻找两人，终于在草丛中发现他俩，正在干那苟且之事。亚当和夏娃见自己干的好事被斐人杰发现了，大为惊恐，忙俯伏在地。斐人杰见生米已成熟饭，倒也不甚发怒，当下便叫他俩交拜天地成婚，又对亚当说：

“你既年逾 20，现在又是一家之主，也该出去建立自己的事业了。我当初因为你俩年纪还小，经不起毒蛇猛兽的侵袭，所以设这乐园，让你俩生活其中。现在你们年纪也不小了，我该传授的技艺都已传予你俩。你们出去闯闯吧！”

亚当原是条懒汉，听了此言，哪里肯就走，躺在地上撒赖。还是夏娃有主意，骂了亚当一声“没出息”，自己先走出了乐园。亚当见了，没奈何只好抓起一根长矛，讪讪地追上去。斐人杰看两人扶持着逐渐走远，也就放了心。他晓得自己任务已了，活了近 2000 年，也该休息了。他遥遥地祝福这两人，就上了太空船，发动引擎，向无垠的太空驶去。

不知过了几世几劫，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逐渐繁殖，遍布大地。他们对乐园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终于变成神话中的一部分。他们只记得“神”把亚当和夏娃带到这世界，“神”开辟了乐园，“神”又终于把他俩赶出了乐园。人们到处树立“神”的偶像，朝他膜拜。

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突然有聪明人出来说“神”已经死了，“神”早就不在了。

有些固执的人不肯相信，那愚蠢的尚且提着灯笼到市场里寻找“神”。地上遂起了大混乱，到处都有刀兵，成千成万的人被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当然，聪明人和愚人都不知道，真正带他们的祖先来到这星球的斐人杰的确已经死了，死在距他们的小行星 50 光年的一颗冷星上。他的面貌仍栩栩如生。离他尸体不远处，有一座雕像，雕的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女郎。在雕像的低座，刻着一排小字：

“丹娜，我永恒的爱。”

